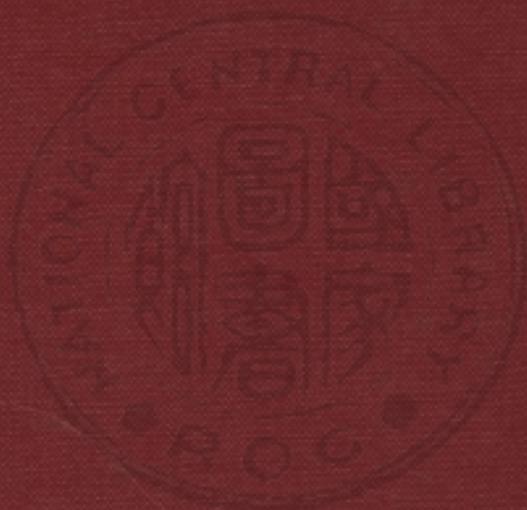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7935





國學基本叢書  
大金國志  
上





書叢本基學國

志 國 金 大

(上)

撰昭懋文字



行發館書印務商





大金國志四十卷。舊題宇文懋昭撰。懋昭金人。歸宋。端平元年。上此書。書中具言康王出質遁逃。略無忌諱。且稱元爲大朝。兵曰大軍。使曰天使。提要謂經元人增竄。非盡懋昭原本者是也。是書以志爲名。而雜用紀傳編年之體。似於史例不免混淆。然其叙次簡質。九主一百十七年事蹟。首尾略備。其大者如遼宋構兵。蒙古啟釁。議遷燕汴。册立楚齊。俱釐然著其本末。他若宮闕制度。職官與服。以至京府州軍。雜色儀制。亦皆詳載無遺。實足與金史相參攷。世臣校紬中祕。竊錄副本。爰付剞劂。爲讀金史者一助焉。南沙席世臣識。





金國九主年譜

太祖武元皇帝

元名阿骨打改名

以戊戌

宋徽宗重和元年遼海濱王天慶八年

稱帝國號大金建元天輔至癸卯天輔六

年

宋徽宗宣和五年遼海濱王保大三年

五月乙丑崩在位六年

太宗文烈皇帝

元名吳乞買改名

癸卯改元天會

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

即位至甲寅天會十二年

宋高宗紹興四年

冬崩在

位一十二年

熙宗孝成皇帝

元名曷剌馬改名亶太祖嫡孫宗浚之子

甲寅天會十二年冬即位至戊午改元天眷辛酉改元皇統至己巳

皇統九年

宋紹興十九年

十二月丁巳爲從弟岐王亮所弑在位一十六年

海陵煬王

元名學烈改名亮太祖孫遼王宗翰之子

己巳改元天德

宋紹興十九年

即位癸酉改元貞元丙子改元正隆至辛巳正隆

六年

宋紹興三十一年

十一月乙未爲諸將弑于揚州瓜洲鎮龜山寺在位一十三年

世宗望明皇帝

元名裒改名雍太祖孫冀王宗輔之子

辛巳改元大定

宋紹興三十一年

十月丁未自立于會寧府至己酉大定二

十九年餘二日

宋光宗庚戌紹興元年正月

癸巳崩在位二十九年

章宗皇帝

諱璟世宗之孫太子允恭之子

庚戌改元明昌

宋紹興二十年

正月甲午即位丙辰改元承安辛酉改元泰和戊辰泰

和八年

宋寧宗嘉定元年

十一月丙辰崩在位一十九年

東海郡侯諱允濟世宗第七子己巳改元大安宋嘉定二年即位壬申改元重慶癸酉改元至寧宋嘉定六年八月甲午爲紇

石烈執中遣內侍李監成弑于其府在位五年

宣宗皇帝諱珣世宗之孫顯宗允恭長子癸酉九月丙午即位改至寧元年爲貞祐元年宋嘉定六年丁丑改元興定癸未改

元元光至甲申元光二年宋嘉定十七年十月崩在位一十二年

義宗皇帝諱守緒宣宗第三子甲申元光二年冬即位乙酉改元正大壬辰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宋理宗紹定六年癸

巳歸德府絕糧六月犇蔡州八月大兵與宋兵攻蔡甲申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元年正月己酉禪位于後主

總帥丞麟即閉關自縊在位十一年金亡

金主自宋徽宗重和戊戌稱帝至理宗端平甲午計九主一百一十七年

臣等謹案大金國志四十卷。舊本題宋宇文懋昭撰。前有端平元年進書表一通。自署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而不詳其里貫。表中有偷生淮浦。少讀父書等語。亦不知其父何人也。書中取金太祖至哀宗九主一百十七年事迹。哀集彙次。凡紀二十六卷。開國功臣傳一卷。文學翰苑傳二卷。雜錄三卷。雜載制度七卷。許亢宗奉使行程錄一卷。似是雜採諸書。排比而成。所稱義宗卽哀宗。金史謂息州行省所上謚。而此則云金遺臣所上。與史頗不合。又懋昭既降宋。卽當以宋爲內詞。乃書中分注宋年。又直書康王出質。及列北遷宗族於獻俘。殊爲失體。故錢曾讀書敏求記嘗稱爲無禮於君之甚者。然其可疑之處。尙不止此。詳悉檢勘。紕漏甚多。如進書表題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而金亡卽在是月十日。相距僅五日。豈遽能成書進獻。又紀錄蔡州破事如是之詳。於情理頗不可信。又端平正常理宗時。而此書大書宋寧宗太子不得立。立其姪爲理宗。於濟邸廢立。略無忌諱。又生而稱諡。舛謬顯然。又懋昭以金人歸宋。乃於兩國俱直斥其號。而獨稱元兵爲大軍。又稱元爲大朝。轉似出自元人之辭。尤不可解。又開國功臣傳。僅寥寥數語。而文學翰苑傳。多至三十二人。驗其文皆全錄元好問中州集中小傳。而略加刪削。考好問撰此書時。在金亡之後。原序甚明。懋昭更不應預襲其文。凡此皆疑竇之極大者。其他如愛王作亂等事。亦多輕信僞書。冗雜失次。恐已經後人竄亂。非復懋昭原本。故抵牾若此。然其首尾完具。間有與金史異同之處。皆足以資訂證。所列制

大金國志 目錄

度服色俱頗該備。亦能與金史各志相參考。故舊本流傳能至今不廢。今亦著其僞而仍錄其書焉。  
乾隆□□□年□月恭校上。



# 大金國志目錄

第一卷

太祖武元皇帝上

紀年一

第二卷

太祖武元皇帝下

紀年二

第三卷

太宗文烈皇帝一

紀年三

第四卷

太宗文烈皇帝二

紀年四

第五卷

太宗文烈皇帝三

紀年五

第六卷

太宗文烈皇帝四

紀年六



第七卷

太宗文烈皇帝五

紀年七

第八卷

太宗文烈皇帝六

紀年八

第九卷

熙宗孝成皇帝一

紀年九

第十卷

熙宗孝成皇帝二

紀年十

第十一卷

熙宗孝成皇帝三

紀年十一

第十二卷

熙宗孝成皇帝四

紀年十二

第十三卷

海陵煬王上

紀年十三



第十四卷

海陵煬王中

紀年十四

第十五卷

海陵煬王下

紀年十五

第十六卷

世宗皇帝上

紀年十六

第十七卷

世宗皇帝中

紀年十七

第十八卷

世宗皇帝下

紀年十八

第十九卷

章宗皇帝上

紀年十九

第二十卷

章宗皇帝中

紀年二十



第二十一卷

章宗皇帝下

紀年二十一

第二十二卷

東海郡侯上

紀年二十二

第二十三卷

東海郡侯下

紀年二十三

第二十四卷

宣宗皇帝上

紀年二十四

第二十五卷

宣宗皇帝下

紀年二十五

第二十六卷

義宗皇帝

紀年二十六

第二十七卷

開國功臣

粘罕 骨捨 幹箇不 蒲路虎 兀朮 銀朮 兀室  
婁室 撻懶 撒箇曷 窩里噶 烏陵思謀 韓常

第二十八卷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蔡松年 蔡珪 高士談 馬定國 施宜生 郝侯

李晏 王寂 劉昂 楊雲翼 史肅 蕭貢 李遙

馮登延 梁持勝 馮壁

韓玉

第二十九卷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麻九疇 高廷玉 張萬公 董師中 胥鼎 張行中

路仲顯 耶律履 王子可 李獻甫 党懷英 趙秉文 周昂

第三十卷

楚國張邦昌錄

第三十一卷

齊國劉豫錄

第三十二卷

立楚國張邦昌冊文

立齊國劉豫冊文

檢視宋國庫藏

取去宋國印寶

宗族隨二帝北遷

第三十三卷

天文 地理

燕京制度

汴京制度

陵廟制度

儀衛

第三十四卷

旗幟 車轍

服色

千官品列

第三十五卷

雜色儀制 誥敕

除授

天會皇統科舉

天德科舉

第三十六卷

皂隸 浮圖

道教

科條

赦宥

屯田

田獵

兵制

第三十七卷

兩國往來誓書

第三十八卷

京府州軍

第三十九卷

初興風俗

男女冠服

婚姻

飲食

第四十卷

許奉使行程錄





# 經進大金國志表

臣懋昭上言。竊惟紀外國之歷年。簡書具在。考累朝之文館。事迹難磨。爰輯遺聞。少裨淵覽。伏念臣偷生淮浦。竊祿金朝。少讀父書。因獲清流之選。日親文苑。粗知載記之詳。迹其所以興亡。是亦可爲鑒戒。其金國志起自武元天輔。至于義宗。九主百一十七年。哀集成編。卷分條別。本其初興之地。勢局一隅。肆此兼并之謀。志吞四海。饜淫日積。篡弑相仍。雖運數之使然。亦事機之適爾。獨世宗寬厚。遂得小堯舜之稱。然秦和昏荒。實階周幽厲之釁。日敝西崦。數到盡頭。皇天從而降災。聖明爲之啓運。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道包文武。德運聖神。新天開地闢之規模。奮雷厲風飛之氣勢。奏蔡城之凱。人見漢官威儀。清關洛之塵。民快唐家日月。皇靈遠被。天意交歸。由江漢而出師。願見舊時天子。從淮西而入覲。永作皇家老臣。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輯大金國志。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昧死謹言。

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臣字文懋昭上表。

金國世系圖

龜福 七世祖  
景元皇帝

隨濶 四世祖  
定昭皇帝

訛魯 六世祖  
德皇帝

實魯 三世祖  
成襄皇帝

洋海 五世祖  
安皇帝

胡來 二世祖  
惠皇帝

核里頗 一名  
投門

阿盧里 一名骨  
盧你

粘罕

胡來

蒲刺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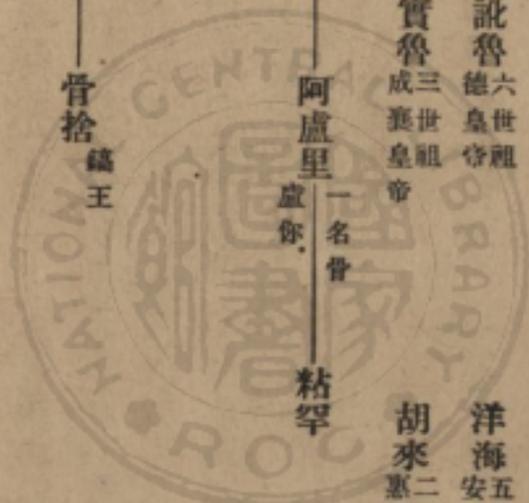
骨捨 鐵王

揚割 孝平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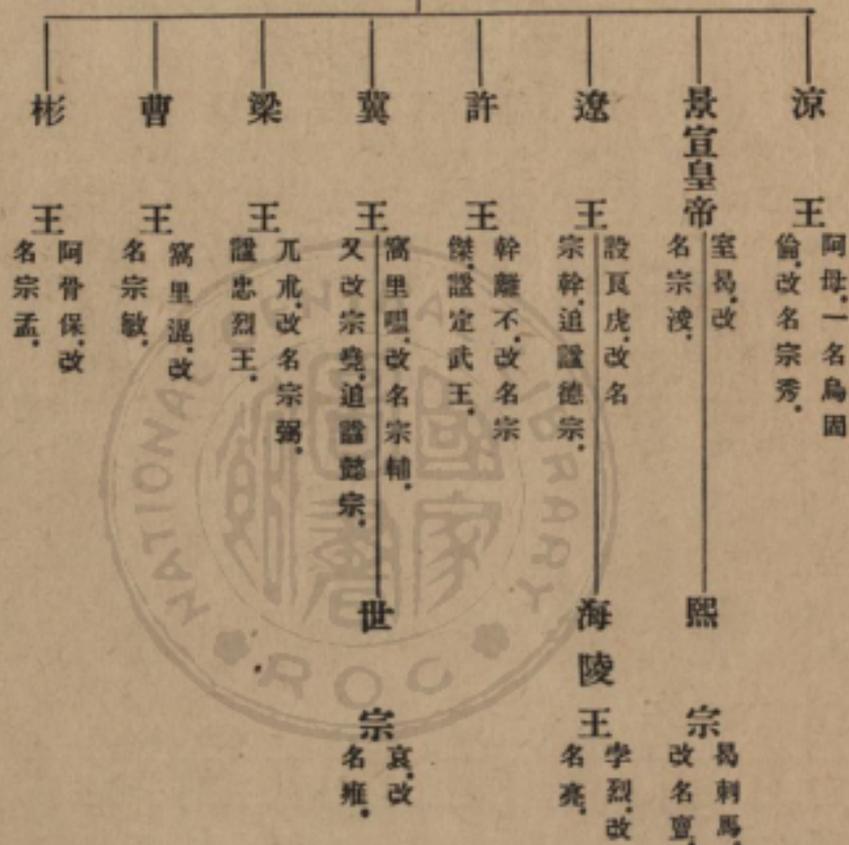
阿骨打 太祖

吳乞買 太宗

思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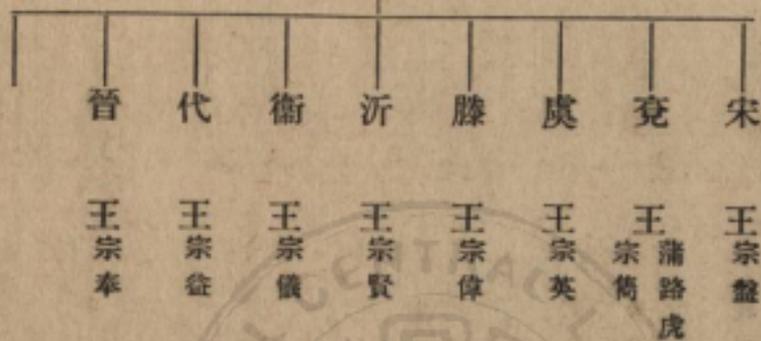


太祖  
阿骨打  
改名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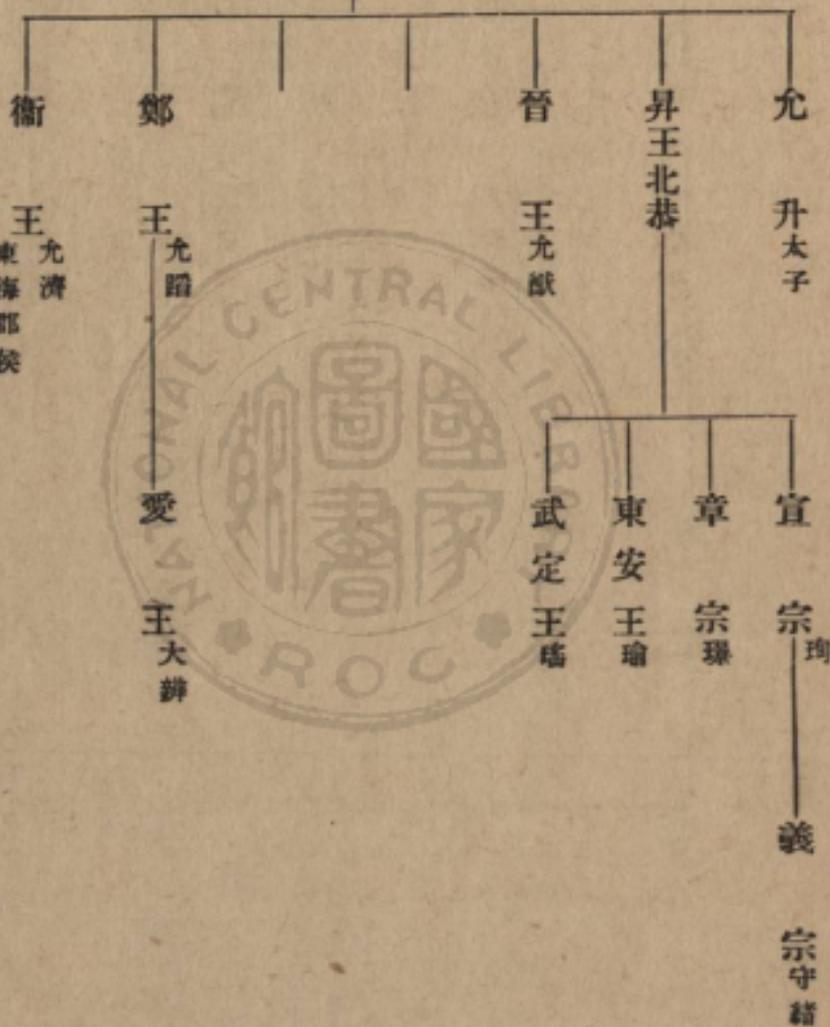


太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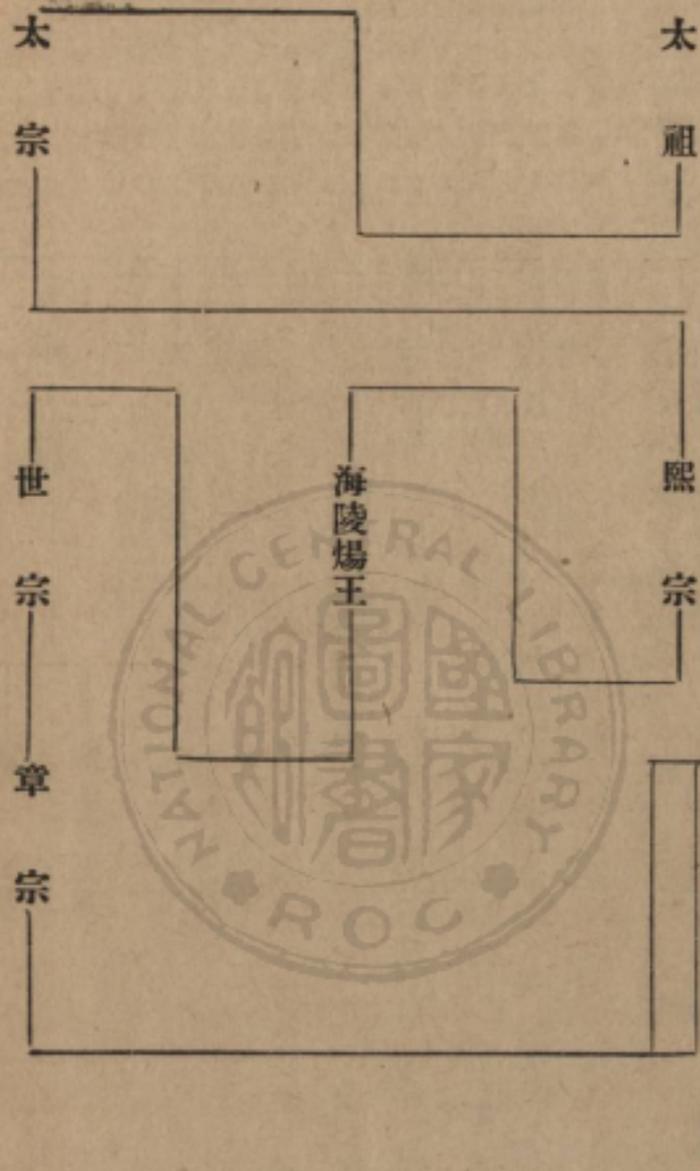
吳乞買  
改名晟



世宗



大金國志 世系圖



# 大金國志卷之一

宋宇文懋昭撰

楊葉山房校刊

##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上

在位六年

太祖武元皇帝初名阿骨打後改名旻楊割太師之長子也其先龜福五世至胡來世爲酋長襲節度使胡來生三子長曰核里頗次曰蒲刺束季曰楊割楊割生三子長曰阿骨打次曰吳乞買又次曰思改卽粘罕父也金人至楊割太師始雄諸部初契丹國舅帳蕭解里聚衆爲盜潛奔女真因命楊割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餘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是遂懷大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發也遼主延禧初立之年楊割死阿骨打立阿骨打生于遼咸雍四年戊申初在妊娠時骨重異常兒將生河水爲沸野獸盡嗥及生若有光照其室部落咸異之旣長臂垂過膝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沈毅寡言笑而有志弓力過絕于人嘗至其部落有意欲謀害之者阿骨打覺之奮劍殺數人而去追者不敢當旣立承楊割富庶之

餘兵強馬壯。加以遼主天祚掎剝是嗜。上下荒淫。其相李儼。蕭奉先輩。庸瑣貪婪。阿骨打益有異志。

阿骨打之十三年。

時宋徽宗政和四年。遼海濱王天慶四年也。

是春蘇源。奚室蒲古率其部落內附。共七千餘戶。是年始破

遼國寧江州。先是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遼人酷愛之。求之女真。女真苦之。又沿邊諸帥。邀求賂遺無虛日。遼主天祚如混同江釣魚時。疑阿骨打欲殺之。蕭奉先諫止。阿骨打知其意。始謀叛。于是用粘罕。胡捨等爲謀主。銀朮。割移烈。婁宿。闌毋爲將帥。侵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州。天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爲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天祚再以蕭嗣先帥奚契丹五千人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又獲甲馬四千。天祚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付兵十萬使討之。計人家戶貫備一軍。富人有一二。百軍者。琳等非經濟才。統御無法。器甲聽從人便。往往以槍刀。鎗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是分四路竝進。獨涑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幹箇朶者。以爲漢軍遁。卽領契丹兵乘營而奔。漢兵尙三萬餘。推武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其城。悉爲女真攻克。

阿骨打之十四年。

時宋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也。

夏五月。北方有光燭地。火星出。殷殷有雷聲。六月。括寧江州一路

金銀粟帛盡數以往。民間有隱者斬丁。夫強壯。集得萬餘人。勒歸軍前。是年生紅芍藥花。北方以爲

瑞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採其芽爲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之。其味脆美。可以久留。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寘樸中。以爲異品。十一月。敗遼師于混同江。先是。天祚征女真。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步卒三萬人。命蕭胡都姑柴誼將之。南出寧江州。齋數月。糧期必滅。女真阿骨打以刀斨面仰天大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將皆拜曰。事以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天祚遇。乘其未陣。三面擊之。天祚大敗。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阿骨打之十五年。時宋政和六年。遼天慶六年也。春正月。升骨捨爲正都統。粘罕爲左副都統。阿忽爲右副都統。是年北方寒甚。裂膚墮指。多有死者。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人以羔皮帽爲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是歲。女真克遼渤海軍。先是。渤海人高永昌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琳討之。至瀋州。女真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王淳爲都元帥。仍募遼東人號怨軍者二萬以行。淳至乾州。武朝彥等謀殺淳不克。復召淳還。遣蕭德恭。耶律余覲等屯田爲備。既而女真破渤海軍。斬高永昌。其衆散爲盜。所至擄掠。而遼不能制。阿骨打之十六年。時宋政和七年。遼天慶七年。

也。年次年之冬始稱帝。

金天輔元年。

時宋徽宗重和改元。遼天慶八年也。

是春宋遣其使馬政來約夾攻遼。先是宋建隆以來女真自其國之蘇州

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去夏有漢兒郭藥師者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宋遣馬政同藥師講買馬

舊好。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阿骨打所居阿芝州。涑流河。問遣使之由。政對以貴朝在建隆時講好已久。

今聞貴朝攻破遼國五十餘城。欲復前好。共行弔伐。阿骨打與粘罕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六人。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真二人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爲贄。

是時遼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金人適至。淳遇于徽州。未陣而潰。退保長泊魚務。于是金人大掠經新城、懿、濠、衛、五州皆降之。有楊朴者。

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少第進士。累官校書郎。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是冬阿骨打用楊朴策。

始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國號大金。楊朴又勸國主遣人詣天祚求封册。天祚付東北面

大臣議。遂遣使備衮冕之服。册爲東懷皇帝。國主召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

諸將爲謝。乃解。向人答百餘。尋遣還。邀令稱大金皇帝兄。不然則提兵取上京。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

揣其意不以聞。明年上京破。和議遂格。

契丹志云。楊朴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册。八月阿骨打遣人詣天祚求封册。

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

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

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趙三阿鶻產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爲自此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等備天子衮冕玉冊金印車略法駕之屬。冊立阿骨打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爲兄之文。阿骨打大怒。叱出來使。欲腰斬之。粘罕諸人爲謝。乃解。人笞百餘。次年三月。遣蕭習烈等回云。冊文罵我。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皇帝兄。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則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十二月。七代祖龔福追諡景元皇帝。號始祖。六代祖名訛魯。追諡德皇帝。五代祖名洋海。追諡安皇帝。高祖名隨闕。追諡定昭皇帝。號獻祖。曾祖名實魯。追諡成襄皇帝。號昭祖。祖太師名胡來。追諡惠皇帝。號景祖。父太師名楊割。追諡孝平皇帝。號穆宗。妃后皆追加諡號。

天輔二年。時宋徽宗宣和改元。遼天慶九年也。是年春。北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圍。下行十

餘丈。皆不至城滅。二月。遣李善慶通使于宋。善慶至宋國門。宋相蔡京。童貫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齋。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止用詔書。有開行至登州而死。會謀者言金已受東懷皇帝之封。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軍前。

國主及粘罕等責以中輟。且云登州不當行牒。留半年始遣之。臨行語之曰。跨海求好。非吾家事。吾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是年知樞密院內相楊朴建議。以爲陛下肇登大寶。混一封疆。應天順人。奄宅天命。而六宮未備。殊失四方觀觀。欲乞備日册命。正后妃之位。國主從之。詔册蒲察氏爲皇后。番漢羣臣稱慶。先是女真曩興之初。未具六宮之典。僅有賢妃淑妃。自餘姬侍。竝稱娘子而已。平遼所得中原士女。艷裝麗色。盡掠而北。后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繒繪而已。是年攻破遼上京。

天輔三年。時宋宣和二年。遼天慶十年也。春正月。肇州之始興。隆州之利涉。地震陷。死數千人。知樞密院楊朴建言。惟

我國家興自遐荒。朝儀典章。猶所未備。以中朝言之。威儀侍衛。尊無二上。諸親從諸王。部族尊貴者。馳驅戎行。雖不可盡責。其自番漢羣臣以下。宜致敬盡禮。所合定朝儀。建典章。上下尊卑。粗有定序。國主從之。是月。宋遣其使趙良嗣來。先是金使同呼慶持國書來。宋因遣良嗣來通好。猶以買馬爲名。其實約夾攻遼。取燕雲舊地也。第面約不齎國書。時金人出師三路攻遼之上京。是夏。良嗣等在青牛山。追及國主。遂從至上京。觀其攻城。不旋踵而破。良嗣之來使也。大槩議夾攻遼。使金人取中京。宋朝取燕京。許之歲幣。初許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國主亦許之。遂以手箭付良嗣。約以本國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則難依已許之約。仍遣使借來。止作新羅人來。

朝見其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爲夾攻。卽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敵幅。冀諒鄙悰。馬政回使于金。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伐契丹。遂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時春正月。趙良嗣來使。國主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輟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二百五十里。所攻城不旋踵而破。七月。回至女真所居。留飲數日。令契丹吳王妃歌舞飲讌。妃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復以他過囚于上京。女真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令作奴婢。遂使人權。時國中議論不決。以宋朝欲還山前山後地。意皆狐疑。且以山前山後。北朝得之而雄。若我滅契丹。彼自以幣帛奉我。粘罕云。宋朝四面皆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亦未可輕之。當且爲良圖。少留使人。國主遂將宋使馬擴。遠行射獵。每晨。國主坐一虎皮椅上。縱騎打圍。嘗曰。此吾國中最樂事也。旣還。令諸將具飲食。迎邀南使。夾攻之謀始如此。



# 大金國志卷之二

## 紀年

### 太祖武元皇帝下

天輔四年

時宋宣和三年。遼海濱王保大改元。

春三月。始于渤海。遼陽等州。權筦庫。歲課稍重。商人疑惑。金人但一切取辦

于所在官場。他不恤也。

是春日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銍金而湧沸狀。日旁青黑。正如水

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

四月。韓州千戶皮兀室帥其衆謀入漠北以畔。伏誅。五月。遣使烏曷魯等

如宋。宋詔司業權邦彥。內侍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

議。諭金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懽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回議之。二使留宋國

凡三月餘。方遣人送歸。國書只付其使回。不復遣使。後曷魯等自海上歸。至其國。國主得書。意宋朝絕之。

乃命其弟國相孛極烈。吳乞買。并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遼降人余觀爲先鋒。以趨中京。

天輔五年

時宋宣和四年。遼保大二年也。

春正月。知樞密院內相楊朴。權知行營留守事。先是。國主出征。骨捨留守。既而

有中京之行。召骨捨共謀。蓋骨捨諸將中。最有智而黠猾者也。朴爲人慷慨。有大志。多智善謀。建國之初。

諸事草創。朝儀制度皆出其手。三月金兵攻破中京。中京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已與宋朝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天祚震驚。率騎兵五千犇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燕王耶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馬三千匹犇入夾山。淳守燕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犇夾山。李處溫與其弟處能及子爽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淳。乃率燕京數萬人勸進。淳卽位。改怨軍爲常勝軍。自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爲湘陰王。淳主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番部。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金兵追至雲中。蕭查刺降。進追天祚幾及。凡行帳輻重寶貨及其幼女。盡俘獲之。五月國主用楊朴議。始合祭天地于南北郊。及禘享太廟。頒賜番漢羣臣以下有差。宋師與遼人遇。戰失利。六月退保雄州。未幾耶律淳死。蕭幹與大石林牙立其妻蕭氏爲太后。改元德興。時宋童貫爲宣徽使。蔡攸副之。同復燕雲。趙良嗣遣書開諭燕王淳使納土。大略云。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世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懽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恩數有加。苟執迷失機。恐有彭寵之禍。淳得書。斬其使。又令董寵兒遣人說易州土豪史成獻城。復執送燕京。斬之。宋种師道辛慶宗總東西路軍至白溝。意謂燕人有箠食之迎。初至蘭溝甸。爲遼大石林牙所襲而敗。旣而淳益師二萬人。渡白溝挑宋師。宋師遇之又北。燕王死于六月間。國人立蕭太后。八月國主追襲天祚于國崖。禽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國主遣偏師七千擊破之。于是乘勝遂因秋成。竝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九

月遣李董烏歇高慶裔等使于宋。初宋朝回書附其使還。不遣報使。國中疑宋有謀。兼又未嘗先報師期。輟進兵取中京。移軍泉泊。襲破天祚行帳。既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宋童貫舉兵。國主與羣臣議。恐爽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專遣使來烏歇等奏聞。知貴朝遣童貫舉大兵。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館伴趙良嗣答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舉兵以應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必較也。宋徽宗待烏歇等甚厚。賜予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鑾別館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桀黠知書。雖外爲恭順。稱藩頌德。而屑屑求故例不已。烏歇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略曰。所有漢地及夾攻。竝如昔議。慶裔曰。夾攻一段。且莫是候本國兵來否。良嗣曰。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後也。趙良嗣報使。馬擴副之。冬十月。宋師再舉伐遼。高鳳郭藥師以易涿二州降。

時蕭后管常勝軍。郭藥師聞宋師忽自燕來進涿州。藥師以爲圖已。召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之時。于是萬口響應。囚監軍蕭餘度。遣使奉表來降。時高鳳亦以易州來歸。

宋師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駐盧溝河。攻燕京。蕭后密遣人招盧溝河四軍馳騎自南門入。殊死戰。宋師連戰敗績。十一月。金國遣使

于宋議割燕山地。初，宋朝與金人約，但求石晉故地，初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以遺契丹，故不肯割。至是，趙良嗣、馬擴見國主于奉聖州，主令其弟國相蒲結與計事。蒲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遣兵失期，爲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六州謂冀、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兩朝皆以信義爲主，元約山後山前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辨論數四，卒不從。于是以國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偕來，仍留馬擴于軍前，未幾，趙良嗣送金使還，且求營、平、灤、三州。十二月，童貫密使其客王瓌禱國主，具言貫兵已壓燕境，乞如約夾攻。國主遣瓌先歸，遂分三道進兵，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驅馬趨北，牛口。國主親趨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旣敗，延慶獻捷于金，奉表稱藩，請和不許。自媿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棄關走。時馬擴隨軍行，國主謂擴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初聞南軍到燕，我心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斂兵歸國。近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營而遁，乃至此邪？似此喪師，有何誅賞？」擴答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果敗，雖賞亦誅。」國主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是月初六，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守，夜率蕭幹等出犇，未行五十里，國兵遊騎已至城，遼相左企弓、虞仲文等迎降，出丹鳳門，毬場內投拜。國主戎服坐萬歲殿，皆拜伏待罪于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炮繩席角，是無拒我意也。」竝放罪，縱撫定燕山。卽遣馬擴歸獻捷。國兵之入燕也，大石林牙以蕭后歸遼，主于夾山，天祚殺蕭后，蕭幹以奚渤海。

人入奚。

良嗣至軍前時。諸帥列館燕京郊外。獨置南使一廢寺中。以氈帳爲館。是時國主營已立閣門。官吏皆服袍帶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遼人規式。每日入氈帳門。謂之上殿。

天輔六年。

時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也。

春。陞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爲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先是女真之初無城。

郭。止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至是改爲置三省六部。尹貳曹屬。仍命左丞相陳王兀室撰女真字以

行。大宴番漢羣臣于乾元殿。大合樂擊鼓。百戲爲樂。至夕。有沽酒匍匐于殿之側者。詔諸州積粟時

芻備軍前支給。不許雜以糠土。正月。遣李靖。寧朮。割王度。刺撒毋盧使于宋。宋趙良嗣報使。先是趙良

嗣至軍前。國主曰。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矣。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讀至燕京自我得之。則

當歸我。大國其熟計之。若不早見與。請速退。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于是遣李靖。王度。刺撒毋盧與良嗣偕

來。靖既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上亦時

許。遂命良嗣與靖再使。良嗣偕靖抵燕京。見國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國主曰。

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國主曰。燕租三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亦當

還我。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本朝許十萬至二十萬。不

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爲國主謀。嘗以詩獻之曰。君王莫信捐燕議。

一寸山河一寸金。故索南朝不已。然國中自以分軍護送。擄獲東歸。又山後告急。以天祚謀復故地。而張  
穀據平州。不能無懼。自南使過盧溝。悉斷橋梁。焚次舍。亦恐宋不從而自防也。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遞  
奏。其略云。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己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  
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瀼等州。不在許限。倘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宋復遣良嗣自雄  
州再使。國書略曰。本朝與貴朝通和。每曲從所欲。以成交契。今代稅之物。悉如來論。國主大喜。遂議雲中  
地。兀室曰。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然其民却待遷去。良嗣曰。若止空  
城安用之。兀室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犒賞諸軍耳。三月。郊合祭天地。依天輔年間例。施行車騎  
填咽。諸大臣骨捨之屬。躑躅其前。仗衛不肅。無復中朝儀制矣。寧朮割王度。刺撒毋盧。持誓書再同良  
嗣等至宋。求西京犒賞金帛。引對徽宗。許以二十萬。乃遣兵部侍郎盧益等持國書及誓書。議交割燕京  
日子。良嗣與寧朮割皆言。國主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  
嗣與寧朮割共爲欺罔。卒啓兵端。夏四月。以燕京六州歸于宋。先是。盧益與國使寧朮割至燕山。金人  
止之。以候犒師金帛。已乃得見兀室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敬。屢却回令。至京師易之。益等諭以南  
朝皇帝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猶不聽。凡改更三四。宋朝皆曲意從之。且言近有燕人趙溫訊。李處  
能等逃去。南朝須先見還。方可議交燕地。趙良嗣諭宣撫司縛溫訊等與之。既至。粘罕釋其縛。以爲用。遂

遣楊朴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歸于宋。且索米二十萬石。自是童貫、蔡攸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凡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爲金人席卷而東。宋朝捐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涿、易。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蓋海上初約燕人歸南朝，奚、契丹、渤海人皆屬金國也。

燕、雲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險關。險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也。凡此數關，乃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當時南宋之割地也。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地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州。建燕山爲燕京，以控六郡。號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昔宋朝海上密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雲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故幹輿不後。自平州入攻，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理之誤也。國主以徽宗建中初元立，歷崇寧、大觀至政和，凡十二載。疑遼主天祚知其意志，始謀叛。逮政和四年初，屠寧江州，再敗蕭嗣先于出河店，繼而張琳、四路之師敗。又繼而天祚親征，敗高永昌，據渤海。而女真屠之。遼東燕軍畔燕王，而女真殲之。遼東長春兩路，以次克捷，而國主始稱帝矣。當盧益奉使時，國主賜

益等花宴。是日國主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輟。謝漢兒。左金弓已下。悉摺笏捧觴稱壽。一如契丹之儀。時國主自入燕以後。所擄中原士大夫之家。殊姬麗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歸其國。酣歌宴樂。惟知聲色之娛。至此形神已病。中觴令盧益便辭。全不及交燕事。國主有子八人。一曰阿母。二曰室曷。卽賣之父。三曰設梁虎。與室曷同母。乃正室所生。四曰幹箇不。昔誤呼二太子。五曰窩里唄。昔誤呼三太子。宋紹興四年冬。曾至江上者。六曰兀朮。昔誤呼四太子。七曰窩里混。昔誤呼五太子。今號自在郎君。八曰阿骨保。邢王是也。與兀朮同母。蓋國主稱兵之初。長子阿母在世。呼作大太子。而第二第三子已亡。所以幹箇不人。誤呼爲二太子。如兀朮亦誤呼爲四太子也。國主立其弟吳乞買爲之後。除諱版字極烈爲都元帥。是年五月。國主晏殂。上諡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建國登皇帝位。首末凡六年。

# 大金國志卷之三

##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一

在位一十二年

太宗文烈皇帝初名吳乞買。又云吳乞馬。後改名晟。楊割太師第二子也。生時有白雉之祥。既長。方頤陰準。身長八尺。立髮垂地。爲兒童時。不喜嬉戲。落落有大度。曾有道人以所佩劍授之。光彩殊常。曰。佩此可辟惡兵。除不祥。受訖。道人不見。遂寶祕之。凡太祖用兵時。密謀祕計。皆其所與。性特果決。抑服旁近部族。說以甘言。不服。則以兵加之。攻遼時。三數大戰。皆親犯矢石。爲部衆先。金國自胡來。以諳版字極烈爲儲副。太祖之時。以弟吳乞買爲之。後太祖歸燕山。北追天祚。以疾死于軍中。時天輔六年五月。宋宣和五年也。太祖有八子。不立其子。而立其弟吳乞買。吳乞買立。就是年。改元天會。賜文武官爵秩有差。親從兄弟各加一等。其諳版字極烈。又以弟斜也馬爲之。務欲兄弟相傳。其都帥之權歸儲副耳。不論年也是時。大功臣如粘罕。幹離不兀朮。蒲路虎。兀室。撻懶之徒。國人謂之郎君。皆有大功。既滅遼。駸駸氣饒。虎視中原。自張鼓平州之叛。而南北豈啓矣。

天會元年

天輔六年改元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也

夏燕人張鼓畔鼓仕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潛練兵爲備國兵下燕

粘罕謂康公弼曰我欲擒張鼓何如公弼曰是趨之畔也親見鼓諭金國之意鼓曰契丹入路今特平州

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公弼達其語于粘罕粘罕信之改平州爲南京加鼓同平章事

至是國主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患遠徙私訴于鼓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

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興復先責企弓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國復來內用平州之兵

外借宋朝之援何懼乎鼓以其事問李石石以爲然遂拘企弓數其罪殺之遂以平州附宋八月辛巳

朔日常食陰雨蔽之不見

是時宋已得燕山之地先是金人克燕京時蕭幹

名夔離不者

據奚王府自立爲

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

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皆藥師之

功也藥師在燕山凡有請宋朝無不從十一月國兵破平州得宋朝所賜鼓詔鼓挺身走燕山其弟懷

宋詔書走又爲國兵所獲自是歸曲宋朝未幾入侵

張鼓遣其弟來通款宋朝宋朝授鼓節度世襲平州令李安弼賈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其弟授鼓惟

燕山路轉運趙良嗣力爭以爲不可恐必招金人之兵宋朝不從鼓聞安弼至率官吏郊迎金人知之

以千騎襲破平州得宋詔書乃歸曲宋朝累檄宣撫司取鼓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至未

幾金太子窩里孛由平州入侵矣。

十二月國使初往宋賀正旦。

天會二年。時宋宣和六年。遼保大四年也。春正月。慶陽府環涇州大水。漂居民三千餘家。詔于大定府置廣積倉。上京

府之宜春有狗生角。三月。國主之豹子河避暑。是月遣使往宋丐糧。先是良嗣使金時許金人糶糧

二十萬斛。至是詣宣撫司來索所許。譚稹曰。二十萬斛豈易致邪。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

金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已許矣。稹曰。口許豈足憑邪。終不之與。由是怒。及舉兵。亦以此爲辭云。五

月。國使往宋告嗣位。宋以著作郎許元宗爲賀登位使。元宗至涑流河。金國素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館

燕。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轆角觥之伎。鬥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于衆樂後飾舞女數人。

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爲者。莫知其說。其國初無城郭。四顧茫然。皆芟舍以居。至是方營大

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亦宏侈矣。七月。國兵破應蔚等州。

天會三年。時宋宣和七年。滅遼之歲也。先是。遼主天祚竄入陰夾山。國兵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

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其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并攜其后妃二

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故爲國兵所敗。又畏中國

不可仗。乃謀犇西夏。未至。國兵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逾年而卒。遼國遂亡。十二月。

幹離不粘罕分道入侵南宋東路之軍。幹離不主之。建樞密院于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于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國人呼爲東朝廷。西朝廷。于是幹離不之軍自燕山侵河北。粘罕之軍侵河東。克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先是金人旣獲天祚。連遣三使聘宋。初曰報謝。通好也。次曰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曰賀天寧節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疲敝。其實窺覘道路。使之不疑。及三使北歸。宋禮部郎中陳桶爲送伴使。至境上。已宣言大舉。公爲掠奪。無常儀。桶懼馳還。時粘罕已蓄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畔。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畔歸粘罕。由是劉彥宗余覩蕭慶力勸粘罕言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粘罕遂決意入侵。然尙未顯然渝盟。宋朝以故事命吏部員外郎傅察爲接伴賀正。且使行至境上。值幹離不入。遂執察等。責使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金人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曰。故欲敗盟。以此爲兵端。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金人怒。執而殺之。宋朝聞其南侵。詔童貫再行。貫又遣馬擴往使。且交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至境。嚴兵以待。止許吏卒三人從。乃趣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如見國主禮。首議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斃。不謂貴朝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鼓之請。上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蔚。應州。飛狐。靈邱兩縣。粘罕云。爾尙欲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我。

家地尙復奚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擴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粘罕所言告貫。貫驚未幾。金使撒盧拇。王介儒來。同日進軍直薄馬邑。而營撒盧拇至太原。貫曰。如此大事。何不預告我。荅曰。兵已興。何告爲。擴徵言以撼之。撒盧拇曰。國相若以貴朝可憚。不長驅也。莫若勸童太師速割大河以北。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卽與其屬宇文虛中等赴闕稟議。至太原。諭帥臣張孝純以赴闕之意。孝純愕然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是將河東與敵。河北亦豈能保。貫怒目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孝純撫掌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爲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翊日遂行。用九日止京師。冬十一月。幹闥不軍至燕山府鹽場。十二月初。破檀薊州。時郭藥師已屯東郊。蔡靖出金帛犒軍。行至三河。藥師戈甲鮮明。步伍整肅。金人初見亦懼。幹闥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藥師鏖戰三十餘里。金人已北。張令徽等先自遁。金人力追之。是役也。令徽與刺史皇賁陰約開門內應。初八日。靖見藥師共議死守。哺時藥師招靖等計事。會藥師家。藥師迎謂靖曰。令徽初無戰意。已遁矣。太學不得已。姑降如何。靖曰。誓死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衆共抱持之。軍官方驅運使呂頤浩等出。藥師曰。不必爾。聚而鏢之。并其家。幹闥不至。藥師率衆降。金人曰。太子有令。南官不殺。令悉降。靖曰。既就執矣。尙何降。十一日。幹闥不遣蕭室奴。王芮。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諸軍勿恐。此坐南朝渝盟耳。曰。太學。南朝賢臣將大用。靖曰。靖一書。

生。身位宰執而不能守一路。何足用。次日。幹闥不遣人議相見之禮。靖曰。兩朝兄弟之國。望闕之拜。靖不敢辭。拜見太子。不可。藥師曰。太學與部使者拜堂上。衆官拜堂下。可也。靖乃曰。太子能議和。靖一屈膝。何所惜。遂如藥師議。既退。幹闥不使王芮來取和議之書。中山府連三奏至京師。宋朝失色。

金人初于漠北爲契丹苦虐。幾二百年。一旦乘忿而起。重以遼主失馭。國人怨離。無事之久。不親兵革。往往聞風而潰。武元稱兵之始。成敗未保。推心用人。苦樂同之。有得其勝計者。恣所剽掠。故貪婪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殺守將。據郡邑。脅軍伍以應之。以至渤海酋長大撻不也高永昌。契丹副都統耶律章奴。耶律余覲亦率衆而歸之。于是金人之執遼莫禦。先是。遼主天祚數起燕雲之人入遼東。長春等路討賊。自累戰累敗。多爲所虜。不得西歸鄉里。及金人于天輔六年驅燕山士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驅失業人。皆歸怨于朝廷。及金人已立劉彥宗。時立愛爲金國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壠田園親戚之故。愈勸金人南侵。兼契丹舊臣降金人者。如余覲。緡里稿里。特箇不。王芮。鐸刺乙信。特可九哥。馬五。耶律暉。毛曷魯。王寶奴。蕭天吉。蕭庭珪之徒。已得用事。又太子之妻金釐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枯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元妃。各因間可入。內外勸之南侵。陰報宋朝助兵攻遼之隙。仍四來番漢烏合之衆。蟻聚邊起。燕雲陷北之人。皆欲西歸。故金人驅率其衆。假以平州張鼓爲名。淪盟入侵。時藥師所統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欲乘執東歸。故金人南

侵也。驅力勝貪忿之徒，乘契丹報怨之執，率陷北燕雲之人。燕山之失，其理必矣。

粘罕自雲中遣女真萬戶溫敦郎君、蒲魯虎賽里、契丹都統馬五、東侵居庸關，以應斡离不。同取燕山，遼主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退保長春州。又退保廣平甸，又退保中京，繼走燕山，既而西走雲中，至于夾山，以保四部族。術武元及粘罕兀室，以契丹畔臣余覲爲鄉導，自中京由平地、松林，徑趨雲中路，以追之。後于山、金司獲天祚，于是媯州、儒州、歸化、奉聖、宏州、雲中、寧州、德州、東勝、天德、雲內，皆爲金人之有。後武元帝死，粘罕專制軍事，遂據雲中。已違元議，不肯歸雲中地。至是以斡离不來征燕山之境，粘罕遣兵攻居庸關，以應之。慮居庸難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關攻易州，及出奇取鳳山，沿皇大妃嶺道以入昌平縣。既至昌平，則反顧居庸矣。于是居庸亦潰，金人遂入居庸。初，藥師之備金人也，嚴于東北而弛于西何哉？蓋東北乃金人來路也。燕山之東，以韓城鎮爲界，東北以符家口爲界，韓城、符家口，去燕山皆四百餘里。斡离不既侵東北，探騎潰軍絡繹而來，燕山得預聞之，故藥師出常勝軍屯于燕山之東，白河以待敵。西則居庸爲絕邊，去燕山無百里之遠，但閉關而已，更無他備。不意粘罕間道取居庸，一夕攻城，故預無警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果能全勝，追敵而東，則西亦爲粘罕乘虛矣。況戰復不利，何以禦之。

斡离不留蔡靖守燕，引兵向關，以藥師爲先驅，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宋詹度禦之，藥師既畔

金使詣宋國。具言擁兵來因。辭頗不順。徽宗引咎歸己。連下哀痛之詔。國人讀之。有流涕者。沈瑄是時留守在營。聞韓侂不初告靖議講和事。請將文字來。至慶源府。太史局占帝星復明。怪之。已而徽宗內禪。大驚欲回。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至信德府。不移時遂克。執守臣楊信功。韓侂不登城撫諭居民。

金人以韓侂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粘罕守雲中。以圖入攻河東。然粘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韓侂不越三鎮。直至輦轂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宋朝雖得朔、武、蔚、應四州。而未盡得雲中之地。故舊

邊尚不失備。粘罕所以不敢輕至雁門、石嶺之險。越太原之重地也。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爲新邊。竭舊邊之力以禦之。故新邊一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韓侂不乘隙可入焉。然亦有說。韓侂不所以

易中國之太甚。在藥師不得無謀。何以見之。觀夫韓侂不與粘罕始則分路以圖入攻河東。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闕之志。以粘罕之雄。尚且遠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地。以爲牽制。猶不敢輕舉。是時粘罕遣撒母使夏國

許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兜答、麻刺、葛董、野鴿、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河西、金肅、河清二軍。約入侵麟府。以牽河東之勢。況韓侂不者。才居粘罕之下。豈敢直越

大河。以至宋闕邪。此蓋燕山之陷。藥師族隸韓侂不之軍。藥師欲自結。知必告以方今童貫在并州。以圖雲中。貫之所在。重兵係焉。粘罕既由雲中入侵。貫必與之相持。京畿內虛。河朔無備。可因粘罕以爲

牽制也。韓侂不信而行之。故是歲入侵中原。功居粘罕上。其爲藥師之謀明矣。

粘罕進兵取朔、武、忻、代四州。進距石嶺關。遂圍太原。代州安撫史抗父子迎戰死之。初。宋宣撫司招燕

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等軍皆山後漢兒。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十餘萬。官爲贍給。久之倉廩不足。因飢而怒。出不遜語。官軍所請皆陳腐。亦怨。每語漢軍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番人乎。吾誅汝矣。漢兒聞之懼。至是。金人至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戰。勝負未決。漢兒開門。進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時十二月初九日也。忻州守賀懽度。執不敵。開門。張樂以迓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得入城。遂距石嶺關。關猶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命冀景。景辭。孝純不許。復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其前。及至關。守忠果啓而獻之。景單騎犇還。金人至太原。太原既受圍。提舉保甲鄭誼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爲備。義勇將劉嗣初領衆四千先屯平陽。有欲降心。會金人已圍太原。其餘黨謀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平陽于大金。于是僞爲入城貿易者。旣入則殺守關者。啓關以納其軍。其徒大譟而入。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股栗。馳而呼曰。奸臣置漢兒內地。今果墮其計中。其徒輩宿憤。縱兵屠城。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哀金銀。掠婦女。然後投金。于是金人益熾。留數萬人圍守太原而去。半趨宋闕。粘罕遇城必攻。故比韓琦不。其行稍緩。

粘罕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嚴戒部伍。整肅器甲。慮家計寨難取。代州絕邊。控扼之所。遂分兵由胡谷寨入焉。謂其徒兀室。余覩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初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勝破矣。旣行。

越家計寨。直至代州。竝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命。忻州石嶺關聞風皆降。于是金人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粘罕始有輕中國之心。

是年冬。宋徽宗傳位于皇太子。是爲欽宗。改明年曰靖康。仍令李鄴來使告內禪。且求和。



# 大金國志卷之四

## 紀年

### 太宗文烈皇帝二

天會四年

時宋欽宗靖康元年也

春，幹闥不克，宋相滂二州。先是，內侍梁方平領軍在河北岸，鐵騎奄至，倉卒奔潰。

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人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望風奔散。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初，金人至邯鄲，遣郭藥師爲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濟州。癸酉，幹闥不圍宋京師。先是，藥師嘗打毬于牟隴岡，知天驪監有馬二萬匹，芻豆山積。至是，導幹闥不使奄而取之。幹闥不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宋李綱督將士拒之，又攻陳橋，封邱、衛州門，綱登城督戰，殺數千人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金人于順天門外。宋師稍振，游騎不敢旁出。宋遣鄭望之使金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康王構質軍前，幹闥不憚之，更請肅王樞代之。遣康王還。

初命望之爲使。高世則副之。後遣同知李稅爲使。而改望之等爲副。以金一萬兩賜幹离。不。幹离不盛兵南向坐。稅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訥譯云。京城破在傾刻。所以斂兵者。徒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需犒賞之物。金五百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須尊其主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達宋朝。欽宗以皇弟康王爲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在金營幾月。幹离不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李綱力爭。以爲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于遣使。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綱獨留三鎮。詔不遣。

遣王訥。素頡頏。入使宋朝。會种師道等勤王兵至。宋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略姚古。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种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先是。李鄴使于幹离。不軍求和。幹离不以兵攻京師。不克。乃遣王訥偕來。鄴盛談金強我弱。以濟和議。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執如太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懼意。李邦彥等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鎮以安社稷。惟李綱言擊之便。欽宗不從。乃用邦彥計。二月。姚平仲夜劫營。金人覺而敗之。

宋倚种師道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种氏。乃欲夜叩金營。生擒幹

商不奉康王以歸。平仲謀泄。金人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劫寨。爲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金戰。于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兵馬。爲金人所殲。欽宗大驚。有詔不得進兵。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

圍宋京城。凡三十三日。旣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退師。

韓侂不師。退抵中山。河間。兵民固守不肯下。卽以矢石擊之而退。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竝不從。三月。宋詔三鎮堅守。又以李綱爲兩河宣撫。至太原。克平陽。始議棄守三鎮。

粘罕克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會平陽府。威勝軍相繼而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旣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破。守臣張確死之。

宋李綱建議。盡遣城下兵。追韓侂不之師。及于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啓欽宗。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速還。綱力爭于宋欽宗。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于淳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遙護之而已。

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繞。分人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陀。宋師皆潰。粘罕敗朔州守臣孫翊于太原城下。翊沒于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于交城。

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既侵太原。反據雁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惠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于城下。粘罕憚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于金。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于是軍畔。翊方戰。爲畔徒害之。可求統府州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崑嵐。惠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于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折可求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蓋金人初攻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府州。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贖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罕失意。則韓裔不亦喪氣矣。由是歎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國兵克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于是武州

爲西夏所陷。夏韓侂不自東京歸至燕山。宋師送之。至境上而回。國主始改都統府爲元帥府。用國相劉彥宗之議也。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始以其弟諳版孛極烈斜也馬爲都元帥。弟骨盧你移齊孛極烈爲左右副元帥。弟撻懶爲左監軍。兀室爲右監軍。闍目爲左都監。耶律余覲爲右都監。

初二帥征南。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劉彥宗議。始改爲元帥府。

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于是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韓侂不奪郭藥師常勝軍器甲鞍馬。散歸遼東、遼西。

時京城未破。兩河未失。燕雲人心未安。戰爭勝負未保。而藥師反覆之徒。存之或爲後患。故遽奪器甲鞍馬而散之。此金人之所以得志也。

粘罕兀室。余覲自太原。韓侂不撻懶。闍目自燕山。會于山後。避暑議事。及秋而還。時三大帥避暑。而宋朝援兵四合。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

女真萬戶婁室。敗种師中軍于榆次。師中死之。

金人圍太原。多于潞、汾兩路。以拒宋師。不謂師中由平定出土門。一旦去太原無一舍遠。敵衆驚惶。謂自天而下。師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壘。與張孝純、王稟

之軍以爲表裏。則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拒汾。潞。由是汾。潞之師。亦可前進。太原之圍必解矣。而師中方以孤軍爲憂。回趨榆次。就糧。宜乎爲敵人所襲。以至敗也。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秋粘罕兀室余覲自草地歸至太原。幹闥不撻懶。闥目自草地歸至燕山。九月粘罕破太原。始粘罕攻太原久不下。乃于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行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破。金師盡殺勝捷軍。帥臣張孝純被禽。繼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宋下哀痛詔。命兩河互相救援。

王稟係宣撫司統制。自童貫乘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居多。及至城破。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歎曰。城破士無鬪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赴汾水死。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大罵。率諸將執兵同踐之。而暴于野。

宋遣使吳革至軍前。

革以閹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參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直。金人相顧動色。愧服。爲追回威勝軍等處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產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欽宗問割地事。革曰。金人有

吞箭之誓。渝盟必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爲京城援。不復議和。欽宗乃遣革陝西勾兵。委諸帥臣。講武備。仍置四道總管府。

冬十月。韓侂不破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死之。先是。韓侂不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措置乖謬。翊率衆晝夜搏城上。金人初攻北壁。翊力拒之。至是。僞攻東城。還薄北城。黎明鼓衆憑堞而上。城破。邈被禽。翊猶率衆巷戰。知不免。縊而死。

真定之破也。邈以抗節故。韓侂不執歸燕山。後國相劉彥宗逼邈出仕。邈不從。復逼邈剃頭頂髮。邈亦不從。彥宗逼之。遂削髮爲僧。終不從彼之俗。又且示以不仕。彥宗憾之。聞于粘罕。粘罕命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屈。邈之忠義。于斯著矣。先是。宋真定帥劉韜守禦備具。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與堅壘。朝廷以太原危急。恐東軼征河朔。命韜爲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據其險。韜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新至。拙于應變。人心未附。金人卒至。圍城不旬日而破。

劉彥宗勸韓侂不試真定儒士。取七十二人。授以勅命。韓侂不粘罕以書遣使宋朝。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觀蠟書。并元割三鎮。

書略曰。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賫書報復。回日。輒受間諜之謀。陰傳構結之文。今楊天吉。王訥爲問罪。

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暉王并太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鎮。卽行誠諭。竝令開門以待。先是幹箇不軍既還。粘罕尙留隆德。遣簽書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止之。粘罕既開幹箇不獲金帛不貲而已無所得。于是遣使求賂。時宋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旣領肅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館其使。逾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佯使邢儉曰。金國有余觀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于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粘罕。幹箇不。儉遂以聞。宋大臣信之。卽以詔書授倫。納衣領中。仍賜倫等絹各千疋。白金千金。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奏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粘罕復提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祥。梁王與林牙蕭太師出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毀我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爲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爲粘罕遊兵所得。故金人以爲辭。金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于欽宗前曰。陛下旣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欲復立契丹之後。欽宗曰。此乃奸人所爲也。金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欽宗乃卑辭深明其非朝廷之罪。更命王時雍特館之。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總增歲幣。并祖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金使頗頷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

粘罕克汾澤等州。

初粘罕既克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寨壘十數。汾雖糧乏兵疲。獨不降。并力攻。逾月。又克之。知州張克猷死于難者八人。乃東攻太原之青陽。青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而金衆萬人。竟不能拔。欲據井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韓侂不合。兵攻平定。平定軍亦喪萬人。拔之。

粘罕、韓侂不會議。平定軍再往宋京城。

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執。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乘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韓侂未未有語。粘罕怫然以手去貂帽。擲之于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韓侂不忻。然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南征之計遂決。于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于東京。是歲。百雉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

粘罕留銀朱守太原。韓侂不留。詔合韓慶和守真定。各率其衆南征。韓侂不侵慶源府。都統王淵遣將韓世忠拒扼。又宣撫范訥軍五萬守滑滹。韓侂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楡渡。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十一

月。幹嚮不侵宋京師。屯劉家寺。

京師危急。四方勤王之師至近甸者。皆以有詔毋得逼城。有妨和議。皆粘罕。幹嚮不以和議之說而誤攻守之計也。

粘罕克平陽府。又克西京及河陽府。

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宋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時亦至河上。金人曰。南兵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提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金兵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瑾皆棄城去。粘罕乘勝克河陽及西京。

閏十一月。克鄭州。克懷州。守臣霍安國。林淵。張彭年。趙士諤。張訥。丁潛。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粘罕圍宋京師。屯青城。

金師已抵城。而國事危矣。惟何真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此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贖金幣議和爲說。

丙辰。宋京師破。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是日午時破。時宋京城中不過七萬餘人。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

皆棄不收。金師得之以爲用。張叔夜提兵入衛。凡三萬人。轉戰而前。勤王之師無一至者。貸糧之請。會盟之說。粘罕不過假和之一字以誤之。而攻城日急矣。先是有卒郭京者。都人盛傳其能用六甲法。可以生禽粘罕。幹離不何。與孫傳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是日。大啓宣化門出。去敵不百步。時天明。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宋欽宗以親兵數萬自衛。俄頃金兵分四路鼓譟而進。前軍殲焉。後者悉墜河。城門急閉。京白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國兵登城者纔數人。衆皆披靡。城遂破。王宗濬引殿班下城。急呼救駕。四壁兵大潰。國兵因而上城。京師里巷強梁。乘此作亂。

粘罕遣使入城。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城中子女玉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辛酉。宋欽宗往青城。二宿而返。

宋何處。陳過庭。與粘罕。幹離不相見。粘罕應答琅然。幹離不唯唯而已。初。何處率都民欲巷戰。聞者爭奮。由是斂兵不下。乃僞唱和議。人心稍安。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粘罕。幹離不令若水。何處來議事。若水入見。欽宗曰。粘罕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處爲請命使。粘罕曰。自古有南卽有北。不可相無也。今建議期在割地而已。處拜回言。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朕當自往耳。金人自攻太原以來。卽

以講和割地爲言。宋之君臣往往惑于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粘罕議和。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縑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下。在京共七千匹。皆歸于我。

宋朝大括金銀。戶部尙書梅執禮提舉根括。而監察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僕副之。

# 大金國志卷之五

## 紀年

### 太宗文烈皇帝三

天會五年

時宋靖康二年高宗中興改建炎元年也

宋親王二人來軍前賀正

粘罕遣使入朝賀正頗不爲禮

庚子欽宗復如青城太上帝后及皇后皇太子親王妃嬪皆挈而北

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二十九日又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賚金國之書曰今已破汴二主不可復居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帝號但稱宋王二月十一日欽宗車駕出幸金營百姓數萬人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旣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爲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金營且去暮卽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至軍營粘罕坐帝西向使左右以詔書示之諭以別立賢君之意十八日車駕入城三月初一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欽宗前曰今日北國皇帝已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初三日欽宗至金營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

別立異姓爲主。使人擁帝降自北道。至一室。以兵刃守之。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旁門小道而去。自初四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王纍纍至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擁二帝至塔下。宣詔曰。宜擇立異姓。以代宋後。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津遣前來。是日。以青袍易二帝衣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曰。帝號不可去。龍章不可褻。若水惟有死而已。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爲范瓊誘殺之。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欽宗及太上皇曰。元帥今遣汝趨燕京朝皇帝。已詔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矣。十八日。車駕北行。六月二十三日。安肅軍傳詔令往雲中聽候旨揮。

李若水、王履死之。

吏部侍郎李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若水至軍前。罵聲不絕。粘罕擊之。面目爲傷。若水氣悶仆地。良久乃甦。粘罕使人監視。日三飯之。若水絕不食。粘罕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粘罕再召若水。若水歷數失信五事。肆罵不絕。粘罕大怒。卽圍邱下。敲殺之。若水將死。奮罵愈切。軍中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履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僣。人聞而悲之。

劉鞫徐揆死于金營。

劉鞫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鞫不可。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子之所以死也。乃以衣條自經。徐揆本太學生。爲書以獻粘罕。厲聲抗論。殺之。

粘罕責金銀不足。殺宋從人梅執禮等四人。

戶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竝坐根括金銀不足。乃敲殺之。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偁、各杖數百。唐老死。于是再括。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芻分詣懿親藩衍宅遍括。

宋吳革謀起兵。范瓊誘殺之。

革初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以圖迎二帝事泄。爲范瓊所害。革至死。顏色不變。人爲泣下。粘罕又以國主之命逼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邦昌僭位之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稱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稱名。遇金人至。則遽易服。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曰。手書。

宋宗澤大軍至東京。春三月。鞫、揆不退。夏四月。粘罕退。宋建炎元年。宗澤留守東京。

邦昌降手書迎元祐太后復居延福宮。其策語有曰：尙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宋太祖卽位迎周太后西宮故事。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日。甲戌，降手書迎康王。其語略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循羣臣之議，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悞，漸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邦昌又率百官上表勸進康王。其表略曰：使生靈惟願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何益。輒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邦昌繼至伏地請死。康王待以客禮，且慰撫之。是年五月，康王卽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建炎元年，張邦昌安置潭州，尋賜死。

夏。粘罕由河東歸至雲中，韓侂不由河北歸至燕山，約會于山後草地避暑議事。韓侂不以病死。

韓侂不知康王卽位，張邦昌入覲，故會粘罕于草地，議還徽宗。粘罕未之許，會韓侂不打毬冒熱，以水沃背，致傷寒而死。遂中輟。時六月二十一日也。

秋。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國同取陝西，夏人從之。

粘罕已嘗渝盟于夏國，而夏人又從之，何哉？蓋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久也。是時金國方盛，脅而從之，亦欲因而撈掠耳。

七月宋二帝自雲中如燕山府。起燕山、雲中、上京、東京、遼東、遼西、平州、長春、八路隸于諸萬戶。入侵兩河。取諸州郡。惟左監軍撻懶親圍中山。

兩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揮得便宜行事。故各據人馬。以圖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致無連衡相援。故一州既破。復攻一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盡爲官軍作亂。害之。河東官軍多棄城南走。兩河州郡外無救援。內復自亂。于是爲金師乘而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磁、相、絳、久而後克。撻懶親圍中山。中山巨鎮。守禦尤堅于他郡。故也。

諳版李極烈斜也馬都元帥以病死。除曷刺馬代之。曷刺馬乃賣小名也。是時賣方童稚。國主擬爲儲嗣。故有是除。是年冬。除窩里<sup>武元第</sup>五子也。爲右副元帥。代韓侂不。遂自本國至于燕山。粘罕約諸將分征河南。窩里<sup>武元第</sup>自燕山率衆由清滄渡河。以征山東。

粘罕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將分征河南。攻山東者窩里<sup>武元第</sup>。攻西京者粘罕。又除萬戶婁室爲陝西路先鋒都統。以萬戶撒箇曷李革副之。以攻陝西。宋賀師範以陝西兵與金人戰于八公原。死之。

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渡河陽。再破西京。及遣銀朱、拔東、茶曷馬等。以攻漢上。先是去年冬。粘罕已破西京。以高世由守。其後翟進殺世由。據其城。粘罕至此再破。

時鄭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河清、白磊。金師不得渡。粘罕乃以重兵屯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與進。陰遣銀

朱領輕騎取九鼎渡河。還攻河陽南城。建雄之軍遂潰。粘罕得渡。首敗姚慶軍于偃師。慶死之。西京官吏棄城南走。殘民開門以降。粘罕遂入西京。屯于大內。以代州降守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銀朱前攻漢上。粘罕不自行者。時以宗澤守東京。恐邀其後。故親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漢上之師無後顧之憂也。

婁室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攻長安。

時婁室屯河中蘇村。宋軍扼蒲津西岸。金師不得渡。遂潛從韓城上流一夕履冰而渡。直攻長安。于是長安之衆不戰而潰。

天會六年時宋建炎二年也春粘罕屯西京窩里。嗚破青澗二州而還。

婁室既破長安。繼攻鳳翔秦鳳等路。後

爲張嚴所敗。粘罕聞之。將自西京提兵西援婁室。行次陝府。會聞嚴已敗績。婁室北渡蒲津。故粘罕復取平陸渡河。由解梁晉絳以歸雲中。

婁室攻鳳翔。守臣劉清臣遁。熙河帥張深遣裨將劉惟輔禦之。惟輔舞槊刺殺其將號黑風大王者。婁室執窮退走。深更檄張嚴以兵繼進。時粘罕知婁室爲張嚴所襲。又聞韓世忠兵至。故棄西京。分兵親援婁室。且留兀室。余觀之衆。以待世忠之至。既而嚴至鳳翔。戰五馬山下。婁室伏兵于五里坡。嚴至伏發。不利。嚴死之。金人謀趨涇州。又爲曲端、吳玠所敗。粘罕焚掠西京。取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

中婁室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及同華陝以歸。于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還。

## 二月破中山府

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一年乃破。初。撻懶圍中山。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逾半年。金人不能下。至是呼總管欲盡使城中兵擊敵。以衆寡不敵辭。斬以徇。復呼部將沙振使往。振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裏刃入府害亨伯。并其家十七人。城破。金人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

## 二月宋翟興復西京

危致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數百入洛陽。禽守臣世由斬之。

三月。宋李彥仙復陝州。金人復渡河。先攻虢。後圍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敗于城下而去。復攻虢州。破之。夏四月。銀朱與其弟拔東兵二十萬下宋鄧州。帥臣危致虛走。劉汲死之。南陽儲峙甚多。至是悉爲金有。需民間金帛。根括無遺。及刷汝金房。凡四州之民以歸。兀室余覲敗翟進于西京。復下其城。後又敗進于文家寺。繼敗韓世忠于永安後澗而去。

宋建炎元年冬。粘罕再攻西京。官吏棄城南走。統兵官翟進率軍上山保險。至是春。粘罕盡焚其廬舍。刷居民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兀室余覲之衆。尙屯河南白馬寺。白馬坡。河清。長泉等處。雖去不遠。而

金國視爲棄物。不復顧之。無何。進于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攻其營。金以間探預知。反爲所襲。進敗出城。據文家寨。復爲金乘執。追擊世忠。又敗世忠于永安後澗。時當盛夏。北騎非利之時。又以連敗宋師。可得休息。且知粘罕北歸。故復棄西京。相率而回雲中。因留萬戶茶曷馬以戍河陽。

五月。宋遣使宇文虛中來。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貺爲通問使副。祈請二帝。堅不許之。

虛中時安置韶州。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貺爲通問使副。明年春。金人竝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獨留金國。

冬。窩里唄撻懶之衆。敗馬擴于北京清平。因之以攻河南。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以攻澶濮。圍濮州。爲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敗之。

粘罕圍濮之初。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夜塵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而走。至城破。端引死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盡屠其城。

破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破德州。都監趙叔醇死之。破濟南府。守臣趙德降之。破大名。

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表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爲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問沮降者誰。永熟視之曰。不降者我。粘罕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

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人，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粘罕怒，并其家害之。破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而遁。破冀州，權州事單某死之。

先是，將官李政守備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皆擊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以數十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破延安府，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

金人破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謀知曲端與王庶不叶，遂併兵寇鄜延。庶在防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初庶用端爲都統制，庶御下嚴，多殺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銜其語，及是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鄜州之淳化，庶屢趨其進兵，端不動，庶退屯龍坊。金人遂乘虛破延安府。

八月，宋二帝自中京如韓州。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徙，依撻辣以居，撻辣亦厚待之。

粘罕既破澶濮，會窩里溫之衆同攻北京，繼攻兗鄆。十二月，破襲慶府，有欲伐孔子墓者，誅之。時漢兒將啓孔子墓，粘罕問曰：孔子何人？通事高慶裔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慕焉可伐，盡殺之。故

闕里得全。

天會七年

時宋建炎三年也。

春破徐州守臣王復死之。

粘罕破徐州守臣王復肆罵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之。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爲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

破淮陽、泗、楚等州。

破淮陽。執守臣李寬。

破泗州。守將呂元、閻瑾已焚淮橋道。金人由招信路將渡。淮縣尉孫暉將射士

民兵禦之。沈其數舟。會大霧蔽日。金不測其多寡。相持逾半日。以疑兵糜暉。自上流渡兵。暉且戰且却。及城破。寬死于敕書樓。破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瞿重、成喜將萬人俱遁。

破秦州。守臣曾明降。破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判官齊志行降。攻滄州。守臣劉錫遁。

粘罕自東平襲慶、徐、泗、以攻揚州。

自去年秋窩里溫既破五馬山寨。探知馬擴軍來。使人馳會粘罕共備之。故粘罕留兀室。余覲守雲中。率衆南征也。粘罕初下大行。由懷、衛。將東應窩里溫。聞擴已敗于清平。窩里溫從而入侵。由是粘罕亦渡黎陽以攻澶、濮。澶、濮既下。時杜充守東京。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金不能西。乃東會窩里溫同下北。

京繼攻兗、鄆。故至是由徐、泗以攻揚州。

破揚州。二月。宋高宗如杭州。

高宗時在揚州。得天長報。聞金人已至。乃如杭州。以州治爲行宮。

窩里。嗚。撻懶。闔目。分下山東諸路州郡。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而存。

時山東之民。正當兵火之際。復有河決之患。高宗既渡大江。青、鄆兩鎮。又先破沒。州郡互不相救。至是

歲復大荒。人民相食。嘯聚。起。巨盜王江宮。儀。每車載乾屍。以充糧。爲金國所乘。而盡破之。

破晉軍。守臣徐徽言死之。夏。窩里。嗚。撻懶。闔目。屯濱州。四月。粘罕自揚州歸。至東平。元帥府。差宋畔

臣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路諸州郡。先是。豫元爲宋濟南守。其后。畔宋歸金。金仍用之。至此。然後除

知東平也。六月。破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珪降。尋破單州。尋破南京。執守臣唐國佐而用之。破沂州。

秋。粘罕自東平歸。至雲中。窩里。嗚。闔目。自濱州北歸燕山。留撻懶于山東。后撻懶移屯濰州。試舉人于

蔚州。遼人應詞賦。兩河人應經義。忻州進士孫九鼎爲魁。九月。破永興軍。婁室破長安。帥臣郭琬遁。

粘罕禁隱藏被虜亡人。犯者罪死。國主行下樞密院。分河間府爲河北東路。真定府爲河北西路。平

陽府爲河東南路。太原府爲河東北路。去宋朝新改諸州郡名。復舊州縣名。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漢服。

及削髮不如式者死。

時金國所命官劉陶守代州。執一軍人于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斬之。后韓常守慶源。耿守忠知解梁。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民無辜。不可勝紀。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

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并樞密院于雲中。除雲中韓企先爲相。同時立愛主之。粘罕以彥宗之故。命其子筈僉書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兼西京留守。冬十月。圍蔡州。宋守臣陳昌寓敗之。兀朮請于粘罕及窩里。囑乞提兵侵淮。從之。以女真萬戶聶耳。銀朱。拔東。渤海。萬戶大撻不也。漢軍萬戶王伯隆。大起燕雲。河朔民兵附之。冬。兀朮率衆渡江。分路入攻。攻萊州。張成以城降。攻密州。李達。吳順以城降。遂分兩道。一自滌和攻江東。一自蘄黃攻江西。

破滌州。破壽春府。官吏以城降。破廬州。帥臣李會降。以檄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破和州。守

臣李鑄降。破無爲軍。守臣李知幾遁。遣民固守山寨。破黃州。破臨江軍。守臣吳將之遁。破吉

州。守臣楊淵遁。破撫州。守臣王仲山降。破袁州。守臣王仲薤降。尋屠洪州。分寧令聚衆拒守。金

人引去。又攻采石渡。下建康府。杜充李稅畔降。又攻建昌軍。爲宋蔡延世所敗。

兀朮之取江南。本非其所長也。望風泛海。自爲金師所乘耳。南朝若其主親征。豈至縱師如入無人之

境乎。

十二月破杭、越等州。

攻明州。宋高宗自明州航海，將渡自越州領兵來，我師大敗。餘杭守臣退保山寨。兀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

破越州，帥臣李鄴降。





# 大金國志卷之六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四

天會八年

時宋建炎四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嗚居燕山

撻懶屯濰州遣太乙字董玷者天使

黑字董提兵南援兀朮因圍楚州

左都監閣目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朮再至明州張俊率衆拒之高橋戰數合慮其益兵復來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朮遂破明州屠

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婁室攻陝州李彥仙守禦甚備婁室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

瓦擲之哭李觀察不輟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西而全陝沒矣彥仙守陝再逾年大小戰二百

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破潭州守臣向士諱遁王暎劉玠趙聿之死

之

時軍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譚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荆南府。守臣唐慤遁。破澧州。守臣王淑遁。撒鹵曷及黑峯等攻邠州。宋張俊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鹵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郎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執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聶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兀朮破秀州。守臣趙士鑿死之。

兀朮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舟師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兀朮。

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朮不得濟。遣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執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旣墮復跳馳而脫。詰二人。卽兀朮也。旣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朮之壻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朮懼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撻懶在濰州。乃遣

李董太乙諺淮以爲援。

兀朮欲自建康謀北歸。又不可。或教于蘆場地開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尾擊敗之。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權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翦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動。以火箭射海舟翦蓬。世忠軍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兀朮輻重自瓜步口轡相啣。至六合不絕。爲宋岳飛所敗。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九里徑。又爲趙立所敗。未幾破揚州。承州。趙立中砲死。又破楚州。會聞宋師出陝右。託言應之。因而西去。

兀朮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又撻懶時在濰州。遣人謂兀朮南征無功。可至于淮東。俟秋高相會。再征江南。兀朮惶恐推避。不肯從之。方躡蹻江上。未有進退之計。會聞宋人出陝右。兀朮因而應之。于是留撻懶不也。聶耳。王伯隆軍于淮東。以待撻懶。約拔束等西去。雲中留守高慶裔獻議于粘罕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兩河州郡旣下之後。而官制不易。風俗不改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它人。粘罕從之。于是令右監軍兀室馳請于朝。國主從之。

金師自破山東。撻懶久居濱濊。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撻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粘罕心腹也。恐爲撻懶所先。遽建此議。務欲功歸粘罕。而又使豫知恩出于己。望其後報也。或謂本鄧州畔臣張剛中獻策于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其說爲己策。獻于粘罕。非也。金師取山東。止以邦昌爲名。不易官制。不易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撻懶豈敢擅許乎。大都劉豫揣意求于金。慶裔懷私屬于豫。其所由來漸矣。

粘罕遣高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州郡迎合上意。共推劉豫。

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隸景州。會吏民于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意以屬劉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執。又彥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故豫得僭位。爵慶裔賄賂。不可勝計。麟猊輩後于慶裔。有恩府門生之稱。良以此也。

高慶裔自河南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于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佯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存純。慶裔歸報粘罕。後粘罕又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豫于是諾。後孝純由此得還。

宋遼東漢軍萬戶韓常與大行義士原明戰于真定西山胭脂嶺。爲原明所敗。千戶劉慶餘被砲折其脛。由是解軍職。換授靜江軍節度使。知慈州。

金國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若解軍職出官。對格換授。此特武元初起兵所差之人也。至換授憑武元差扎押字。則爲御書。慶餘隨常父慶和降阿朮爲千戶。故換授靜江軍之節度。繼以守土之任。今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一時隨軍所差也。在軍則權爲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爲庶人。或就軍中受代。則復爲一散軍而已。非可比御書者也。今民兵充者極多。御書補者極少。

蔚州百姓劉里龍造妖起兵。旣而獲之。國兵因破劉里龍。害及數縣。河北簽軍首領聶淵再破東京。時山東河朔已爲金師所取。京西京南盜賊大起。四方路阻。米斛二百千。人民相食。聶淵乘而破之。夏。兀室見國主回至雲中。與粘罕。余覲同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雲中之上。乃昔遼主避暑之地也。窩里溫之望國崖避暑。望國崖在儒州望雲縣北也。秋。粘罕。兀室。余覲。自白水泊歸至雲中。窩里溫自望國崖歸至燕山。撻懶自濰州親攻江東。七月。宋師復郢昌府。又復歸州。宋二帝自韓州如五國城。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豫。乃請二帝徙居之。

八月。宋師復永興軍。

宋吳玠復永興軍。金人大懼。遂調兀朮自京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張浚亦劄諸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大戰。

九月國主以輔國大將軍西京留守大同府尹高慶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爲開禮使副。于九月九日立劉豫于大名府。國號大齊。

北京旣破。南軍聞豫至。遂閉門殺金兵。後復降豫。至是誅爲首者數十人于莘縣。豫由此不居北京。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爲尙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權爲左右丞。弟益爲北京留守。子麟爲濟南府。時大金又以兀朮南征。所降李鄴李僑鄭億年臣豫。豫降南京爲歸德府。改東京爲汴京。升東平府爲東京。去淮寧。穎昌。順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置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爲之。二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豫之僭立也。止用天會之號。是冬奉國主之命。改元阜昌。馮長寧以淮寧府降豫。請行什一法。除戶部郎中權侍郎。後罷什一之法。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爲兵。每畝田科錢五百。又建歸受館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

粘罕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太原幾年而被執。至粘罕前。逼令下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大

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今事至此。惟有死耳。何相窘拜邪。竟不拜。粘罕不能強之。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之敗。屈節于祿山。遠矣。孝純之得還也。蓋亦有由。是年五月六日。粘罕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于此無治生事。俟某秋歸。當還公于鄉里。又願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非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故。蓋是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是粘罕遣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里閭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斑衣之句。則衆不知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某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競遠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拜偽相當。是之時。孝純昵于親黨。懼于還北。因而遂喪晚節。惜也。

十一月。歸秦檜于宋。用粘罕計也。檜之入北。從二帝之上京。逮二帝東徙韓州。檜依撻辣爲其任用。撻辣南征。以檜爲參謀。以催錢糧爲名。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北軍之監己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檜之來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

兀朮婁室敗劉錫軍于耀州富平原。先是大金萃兵淮上。宋張浚欲出兵分道。鄜同州。鄜延。以擣我虛。乃檄召熙河。經略劉錫。孫渥。劉錡等。會兵甚衆。皆言我鋒方銳。浚不從。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旗。婁室曰。彼給我也。擁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其營。錫等與之戰。頗有殺傷。勝負未分。鐵騎出其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軍亦退。我師遂乘勝而前。

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危致虛戰于陝府。曲端戰于邠州。白店原。劉錫戰于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退保兩川。于是州郡盡爲金所破。

冬。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鄙之。久而命知相州。

嘗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頌起寨于西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爲頌敗去。及多邀。金兵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頌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旣得頌。命釘之于車。刺刃于股。將欲支解之。頌終不屈。粘罕異之。徐謂頌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頌罵曰。爺是宋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斃。更不移改。竟爲所害。噫。充聞頌之風。豈不愧與。

粘罕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一日。北境州縣皆閉門。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竝籍入官。刺其耳爲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于回鶻諸國。以易馬。及有賣于萌骨子。迪烈子。室韋。高麗之域者。蓋旣立劉豫。以舊河爲界。恐在北者逃歸故耳。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

百八人以報粘罕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粘罕患貧民之多。恐致生事。遂以散米賑濟爲名。誘三千人出城。令甲兵坑之。





# 大金國志卷之七

## 紀年

### 太宗文烈皇帝五

天會九年

時宋高宗紹興元年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温居燕山撻懶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盡殺人爲糧又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在秦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師直犯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可覘金兵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阻隔不得前乃捨舟而陸大呼而攻之金師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獲其壻盆輦撻懶率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蓋金本無全勝之理但南軍多自望風而潰如陳思恭勝兀朮于姑蘇張榮勝撻懶于秦州此方全勝之時夫何難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林牙于漠北曷董城既行拘余覲妻子于女真城。

大石佛頂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乃契丹族類。

知其巢穴止付以女真漢軍又質其妻子宜乎余觀之蓄憾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余觀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貓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夏撻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于宿遷縣樂馬湖

撻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于宿遷是行也攻戰之入人馬疲弊既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棄擲道路時新爲張敵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蠶起東北大恐撻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留太乙孛堇屯劉伶莊訛里也屯淮陽而去

完顏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爲兩道南征一自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玠吳玠歃血誓衆爲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遁去沒立方攻箭箐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渤海萬戶大撻不也過淮陽知軍張渙置酒于舟中渙因語及劉豫卽位撻不也撫掌嘆曰某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遼東其後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閒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執孤援寡出降而已今

當是任豈不負某也。

大金用兵。惟以和議佐攻戰。以酒逆誘叛黨。如許撻不也。開國遼東而役于軍旅。高永昌誓爲鄰壤而殺于海島。余觀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酖毒。杜充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爲盜者知劫竊均于一死。故竊盜息而劫盜盛。

高慶裔請于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粘罕行其說。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大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粘罕。罕盡殺之于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初。婁室死。兀朮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尙原以待之。兀朮造浮梁于寶雞縣渡渭攻原。與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于是兀朮始自河東還燕山。

兀朮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旣而回攻陝右。以侵劍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朱陳思恭戰于姑蘇。韓世忠戰于大江。劉錫戰于富平。吳玠戰于劍外。凡四戰皆敗。雖世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往扶鼻呻吟而歸。至于

兀朮尚以箭瘡帛攀其臂。兀朮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兀朮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鹵曷爲陝西路經略使。屯軍于鳳翔。

黑鋒旣死。兀朮且回。故粘罕除撒鹵曷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逾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于陝西尙設官屯衆。何哉。時以翟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尙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天會十年

時宋紹興二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觀居雲中。窩里曷兀朮居燕山。撻懶居祁州。除兀朮爲元帥府左都

監。粘罕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大金兵共破西京。翟興山寨。興沒于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屬。併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之東平。邀

豫遷居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陝西道久爲興所斷。豫深惡之。時陝西五路盡

爲大金所破。割屬劉豫。豫居東平。以翟興屯西京。東西路阻。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于金。由懷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故力請于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

降。具陳破興之計。于是發女真萬戶茶曷馬渡河。陽張聲。揚言將欲攻興。興盡發以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旣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時三月也。至四月。豫乘

執遷居東居。是日大風飛瓦拔木。都人震恐。豫因曲解之。

夏。粘罕試舉人于白水泊。磁州胡礪爲魁。

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止試詞賦。不試經義。礪係被擄。以知制誥韓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初開試日。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試。爭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指揮。令譯者報。爾無力老奴。何來應試。爾等若有文章。何不及第。少年。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不遠。必取賊以爲身後計。行樂以少酌晚景。安有補于國。又聞爾等之來。往往非爲己計。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白。復欲逐爾等。亦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等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于是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之餘。中原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護者。其略云。草地就試。舉場不公。北榜旣出于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會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兀室獵居庸關。遇馳遞者。得余覩反狀。

余覩之降。大金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怏怏。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

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兀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數百里，因獵居庸之東，憩于山上。遙見二騎馳遞，交相遇于道，立馬交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余觀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槁里統軍司。槁里亦契丹兀室曰：爾適相遇者何人？曰：此乃槁里統軍使之余觀者。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敘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敘。又曰：敘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敘。馳者詞窮面頓，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觀，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爲余觀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觀，槁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觀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

族誅契丹統軍槁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觀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盡起。亡入夏國及北犇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觀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韃韃，韃韃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密以兵圍之。韃韃善射，余觀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至雲中，盡誅其殘黨，仍擯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觀。及至雲中，余觀已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被素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于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于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于不測矣。事當預防，某以愛兄之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謝，既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其能成功也。」

蔚州守蕭持毛可殺粘罕使者，既叛而獲之。平州守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既而獲免，皆困女真之域。粘罕謂財可聚衆，以藥師家富，盡奪之。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驕恣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犷功怙寵，放縱士卒，居處服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

乃宜和同歸朝官，賜姓名趙敏修者。

以預余觀之叛族誅。主以余觀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

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既獲余觀，降赦。主欲自中京而之燕雲，以余觀之亂復還闕。宋叛臣杜充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相，充不聞官而擅納之，爲節度副使。胡景山告于粘罕，誣充陰通南宋。罕粘遣人馳詣

相州以鐵鑊鎖充付元帥府獄鞠之。

充知相州尙肆作威福。篋視同僚人多憾之。故爲景山乘余觀之亂發之。充之付獄。鞭箠炮烙備履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充曰。爾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歸南朝。監軍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粘罕顧諸將笑之。無恥之言。一至于此。背君負國。宜乎大金所不容。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內樞密院國相楊朴以病死。

# 大金國志卷之八

## 紀年

### 太宗文烈皇帝六

天會十一年時宋紹興三年也春西京留守孟邦雄爲宋翟琮所敗。琮卽翟興子。時爲河南鎮撫。憤大金發掘陵寢。琮及董震以山寨餘衆入潼關。遂入西京。邦雄醉方臥。俘其族以去。大軍下金州。又下興元府。先是撒離曷等十萬自鳳翔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彥倉卒迎敵。敗走。遂入金州。未幾。又趨興元。撒離曷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關。遂下興元府。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無所掠。食且盡。又聞南軍邀我歸路。乃還興元。未幾。宋王彥復金州。又敗我師于洵陽。我師棄均房回。

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兵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焚。將有退意。一夕。縱所擄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

草退保興州。金得入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王彥守之不克，兼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金不無後顧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糧，且野無所取，殺馬而食之。由虢州回。

劉豫陷鄆、隨等州。李成本羣盜，降偽齊，既得鄆州，知襄陽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棄城而去。于是宋郢、唐、信陽軍相繼陷沒。慈州守劉慶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士卒三千人，盡殺于平陽府獄。秋，起女真國土人散居漢地。

女真一部族耳，後既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盡起本國之土人，縶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

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回齊國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是冬，金兵下和尙原，兀朮屯鳳翔，以謀攻西蜀。

天會十二年時宋紹興四年也春，宋遣章誼來軍前，充奉表通問使。時國中所議事，南宋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

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于粘罕，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綿、虔布、龍鳳茶等物遺之。逮秋，章誼還，論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得免。兀朮攻仙人關，與吳玠戰于殺金

平爲玠所敗。先是大金得和尚原。玠度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朮果與撒離曷劉夔率十萬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攻仙人關。旣至。金軍據高嶺爲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璘兄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爲兀朮所襲。破其寨。宋軍屢敗。玠斬震以徇。與金軍力戰。萬戶韓常爲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能支。引兵宵遁。玠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是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撒離曷已下。盡室而來。旣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兀朮于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爲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于兀朮。常爲遼東漢軍。萬戶慶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東漢兒。兀朮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兀朮征蜀。回至燕山。由望國崖約窩里唄入見國主。劉豫得隨。鄂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先是飛遣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皋襄三日糧往。糧未盡。城拔。飛進復鄂州。李成聞鄂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克其城。秋。宋遣其使魏良臣來爲奉表通問使。時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劉豫遣人請于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室以爲難。窩里唄以爲可。于是窩里唄撻懶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大金無愈盛之道。劉豫有將亡之理。于斯定矣。蓋主崩時。以窩里唄輩提兵在外。粘罕莫得而專。故賣

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兵權，必得其位，則駕羣豪服諸番，其憂大矣。粘罕自來止居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遽自白水泊入覲，適值豫有侵江之請，立爲異議，竟不自行，故窩里暱輩得攝職總兵也。窩里暱請于國主，以兀朮先嘗過江，知地理險易，乞使將前軍，主從之。

豫之侵江也，當粘罕、窩里暱紛爭行止之際，兀朮竝無一言，非有往年獨請侵江之銳，至是爲窩里暱所舉方行。蓋此將嘗困于江南，又屢危于劍外，其鉏刀之鋒，蒿矢之銳，固已判矣。

窩里暱撻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雇人代名，須以正身。

諸將忠備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者類多富家子弟，不任勞苦，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乏糧，死不勝計。其自來備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爲生，往往聚而爲盜，諸將一舉，遂成兩失。

劉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與窩里暱等俱入征南宋，于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南宋震恐。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世忠置酒，僞爲流星更牌，查至，給以移軍守江，良臣旣去，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李堇撻也，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旣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雜出，金兵亂，弓刀無所施，南軍上搆人胛，下稍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冬，窩里暱、兀朮同劉麟、劉猊侵江，屯于竹塹鎮，會大雨。

雪糧道不通。軍皆憤怒。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篤。諸將宵遁。麟、猊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驚。軍中每夜有人大字書于紙。及去皮柳枝。擲于帳前。云我等被苦雪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無何。又聞宋主親征。國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苦。俱無鬥志。強驅過江。恐自常之餘。無不叛者。況今吾君病篤。內或有變。唯速歸爲善。兀朮然之。夜引還。大軍既去。乃遣人諭麟、猊。于是麟、猊等棄輜重亦遁。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宿州方小憩。西北大恐。

河東南路平陽府都總管蒲路虎捕大行義士。以絳州翼城村民多有輸其糧者。于是屠近山四十村。冬。

國主崩。上諡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太宗以武元之弟。陸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粘罕、兀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黠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宗病時。大兵相距江上。既崩。不敢發喪。至軍回。于次年春方告諸路。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傳于子孫。太宗既立。卽捨己之子宋王宗盤而以武元之長孫梁王亶爲諸版。李極烈仍領都元帥之職。太宗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璣及左副元帥粘罕皆爭立。而亶爲嫡。遂立之。蓋粘罕爲窩里暹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窩里暹、撻辣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甲寅。亶卽皇帝位。



# 大金國志卷之九

##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在位一十六年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曷刺馬。後改名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亶幼而聰達。貫綜經業。喜文辭威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遊處。盡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位者。咸被薦擢。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既登儲位。人望頗歸。時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覷。幸而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崩。傳位于亶。猶稱天會十三年。

天會十三年時宋紹興五年也春。諸郡立太宗之靈。拋盞燒飯。北俗吏民挂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國主上諡于

大行。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聖壽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遂服縗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五月。宋遣何蘚來使。通問二聖。陸所居曰會寧府。建爲上京。仍改官制。初。宋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受北朝官。爲之參定其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尙書省置令一人。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

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爲兼職。元帥府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樞密院置使副簽書院事。大宗正府置判同簽書。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使。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尙書仍兼兵刑工。旣而六曹皆置尙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

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推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充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司置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勸農司置副使。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卿少。祕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官不設。外道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此其大略也。封左副元帥粘罕晉國王領三省事。除元帥府左監軍兀室尙書左丞相。

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豫有侵江之請。窩里暉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封太宗長子宗盤爲宋國王。領三省事。冀王窩里暉魯王撻懶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雖得三公之位。失望儲貳之除。以至謀畔。蓋始于此也。未幾窩里暉死。以撻懶代之。進除左監軍兀朮爲右副元帥。除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尙書右丞相。西京留守高慶裔尙書左丞。蕭慶尙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

欲用之于外。

兀朮戍邊屯于黎陽。時上以新喪恐南宋乘而伐之故也。窩里暱自燕山入見。卒于路。兀朮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歸于黎陽。壽昌小名。姓張。渤海人也。

冬。皇伯領三省事。宋王宗盤提兵攻盲骨子。敗之。

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後得國。不償元約。故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

興燕雲兩路。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爲筏。由唐河及開創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州。造戰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是役始于是歲之夏。以百姓大困。嘯聚蠱起。海道之行。遂成中輟。

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獻于大金。故有是役。

天會十四年。

時宋紹興六年也。

春。粘罕。兀室在相位。

秋。劉豫分道入侵南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

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使諸將相議。領三省事。宗盤以爲難。乃聽豫自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爲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二州。以姪祝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

麟令鄉兵僞胡服屯于河南諸處。時猗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于濠壽之間。猗以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宋楊沂中與猗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猗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于合肥。沂中至藕塘與猗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猗軍中。衆潰亂。遂大敗。猗挺身走。麟聞猗敗。亦望風而潰。孔彥舟圍先州亦引去。北方大恐。

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在也。豫既敗。金主責問。由是有廢豫之意。

冬。劉豫欲立子麟爲儲嗣。遣馮長寧請于國主。曰。先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于河南之民。爾子還有德助。朔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蓋探金主之意。聞金主是語。則明知其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于北去。亦不失爲帝。故且視景儉生也。

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亡馬于韃靼。既而得回。往返並不假道。金國亦莫問罪。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亡馬。金亦莫之問罪。蓋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離曷無能爲也。

天會十五年時宋紹興七年也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兀朮自黎陽歸燕山。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居祁州。撤

離曷歸雲中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

慶裔乃粘罕腹心宗盤之徒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也

夏撻懶撒離曷以內起大獄各不如草地避暑粘罕乞免官爲庶人贖慶裔之罪國主不許斬慶裔于會寧市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于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以此知慶裔常教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東路轉運使劉思肅州防禦使李興麟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慶裔下獄思伏誅興麟杖脊除籍爲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是失執矣安得不憤悶而死大內都點檢出忍質之子與國主元妃亂竝伏誅是年宋問安使何薜等回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于是遣王倫爲奉迎梓宮使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鄴瓊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京具陳過江自效當以瓊爲鄉導乘執併力乞兵南征主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其行且遣使乘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爲名立散其衆除拔東爲左都監大撻不也爲右都監大起諸路軍馬南征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夜宿太原府祁縣女真千戶斜也字董之營見斜也將行與其家下泣別殺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于後營家人祝之曰斜也已陣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戰之跡如江南焚替代之類于斯可見女真厭兵之甚也

金國廢劉豫僞齊亡。先是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于太原及屯兵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于陳蔡汝亳許潁之間于是尙書省檄豫治國無狀金主下詔數之略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尙勤兵戍安用國爲遂令撻懶等以侵江南爲名伐汴京先約劉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兀朮遇爲所擒二將同葛王褒馳至汴京入東華門逼豫出見兀朮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廢爲蜀王是冬十一月也時豫弟益守陝西主又別遣撒離曷提兵聲言攻蜀卽長安擒益又恐汴人不安給之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于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百七十餘萬匹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千萬石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卽帝位建元阜昌凡八年豫旣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撻懶逼其北行且問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宅撻懶從之行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旣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昔大金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于其中彼人視之以爲罪地如南地瓊崖之類建行臺尙書省于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三寶奴張通古右丞相除東京遼東留守宗雋太保領三省事封堯國王。

金主以宗盤豪猾難保故藉宗雋才力可以制之無何二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甚矣。

# 大金國志卷之十

##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天眷元年

時宋紹興八年也

是年春始改元時諸將相官職依舊多居汴京國主又于燕京建行臺尙書省除杜

充劉筈同簽書省事時杜充爲三司使

金主亶之立尙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眷遣萬戶湖沙虎伐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于海嶺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時杜充在燕京用之也

詔立裴摩申氏爲后除亡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夏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爲奴婢償之國使烏陵思謀奉使于宋初王倫使北見撻懶于祁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地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且命思謀等來議思謀卽撒盧母也乃始來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宋再遣王倫來金主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江南爲名先歸

河南地徐議餘事。秋起京畿陝右係官金銀錢谷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宋韓肖胄來充奉表報謝使。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蓋左監軍撒離曷與之約故也。撒離曷酖之。可求卒于路。去年冬國主廢豫。是年秋。可求乃因軍事至雲中。撒離曷已密諭可求將有廢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主意割歸南宋。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酖之。

冬左監軍撒離曷自雲中馳至陝右。將見左都監拔東。共議割地。時拔東在鳳翔。路由同州。爲守臣李世輔殺。從者百人擒撒離曷南歸。北騎追逼。李世輔放之。亡入夏國。撒離曷歸雲中。

撒離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主幾摧。撒離曷號哭。衆目曰啼哭郎君。至是又爲世輔擒之南行。膽愈喪矣。

天眷二年時宋紹興九年也。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州。宋王

倫來使。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金主下詔于河南。以陝西河南故地歸于南宋。略曰。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爲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歸山東。

河北者聽。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兀朮從之。

大金之克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于諸郡。每認山東以爲己有。其立豫也。既不能收功于己。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撻懶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于金主曰。河北素號富庶。然名藩巨鎮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之南。我初與衆議。以河爲界耳。今新河殆非我有。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爲界。時粘罕用事。不得行。撻懶再四言之。始取清州。聊慰其意。粘罕既死。撻懶專權。遂力主議取山東。諸將恐豫生心。不若廢豫以取之。撻懶止有意于山東。河南只得歸之于宋。

夏除李鄴爲翰林承旨。馮長寧爲東京遼陽渤海地戶部使。命下日。各髡髮左衽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于金。後復助豫爲虐。至豫廢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真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生爲叛國之人。死爲沙漠之鬼哉。

兀朮留宋使王倫于祁州。密奏于主曰。河南之地。本撻懶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宋西京留守孟庾至汴京。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爲兀朮所拘。後送祁州。夏元帥撻懶之蔚州。下令諸藏亡虜者。家長罪死。籍其家產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仍發北軍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爲盜。以拒北軍。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故爲

此蓋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倫于館會諸路北軍欲叛盟復侵河南蓋以應宗盤也試舉人于燕山司馬朴充主文中山石琚爲魁秋郎君吳矢反旣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盤充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前左副點檢渾觀時主與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因朝旦伏兵于內宗盤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蠱蠱之毒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兒悉殄翰林韓昉作也

女真之初尙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晨嘗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園而已其殿宇邊壁盡置火坑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下雜坐于坑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臣下之家君臣宴樂攜手握臂敲頸扭耳至于同歌共舞無復尊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覬覦意國主亶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見此宗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除兀朮都元帥兀朮旣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撻懶下祁州府獄伏誅仍囚撻懶之子大棧久之因赦得出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時方握兵在外。難以遽誅。仍除撻懶爲燕京行臺左丞相。又簽書杜充爲右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爲伍邪。不受命而叛。初欲歸宋朝。不克。旣而北走沙漠。兀朮遣右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撻懶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兀朮俛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狗兒河有號天使者。負函自後至。本國接伴問之。答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敕官。問倫還知撻懶等罪否。倫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歲幣。卻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囚燕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旣而除屬籍。依舊燕山留守。後又囚歸上京。大行義士蠡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

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飢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非其黨。莫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矣。

封兀室陳王。除右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

兀室昔副粘罕。雖有才智。素爲諸將所忌。宗盤輩未誅之先。事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姦巧多慮。所以粘罕之禍。旣而得脫。撻懶之敗。又且不預。至于蕭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首就戮。

卒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薊州。遼東士民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者。遼東大擾。清無大志。既而乘海復歸。詔諸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簽軍。俟見裏面走馬使臣驗認御書牌。割方許簽發。此因宗盤撻懶謀亂之後。方爲此關防也。

#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天眷三年

時宋紹興十年也

春宋遣使莫將來充迎護使也

兀朮下令沿大河置寨鋪防託諸偷渡大河南歸

宋朝之人及與人渡者罪死

邢洺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被虜漢人相約于二月旦日各攜主人鞍馬器甲聚于邯鄲之西村相結上大行爲盜

大行義士夜破懷州萬善鎮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

本州守烏陵思謀率軍民保城既旦集父老于庭諭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否南宋官軍邪大行盜

賊邪父老皆曰大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知非南宋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社慎無得扇搖妄動恐

盜賊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爾等爲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于是以酒勞之

而散

思謀自穹廬內亂之後大行嘯聚蓬起每終夜輾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

以取天下而今爲數小子壞之我未知死所矣

官人呼結罕

時乃割地之初以大河爲界北方盛傳南帝親

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州郡尤爲流言所惑。至于晝爲罷市。夜或披衣以伺風聲者。思謀時守河內地當要衝。自揣執削身危。常懷疑懼。萬善又爲義士所破。故假以撫諭爲名。露其心腹哀鳴以結彼人。又爲播達宋朝以爲先容耳。

兀朮分四道征南。先是撻懶既廢僞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南宋。兀朮力不能爭。及撻懶誅。兀朮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淪盟。乃舉國中之兵集于邠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命聶黎孛堇出山東。撒離曷侵陝右。李成侵河南。兀朮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彥舟、鄆瓊、趙榮抵汴。至是攻宋東京。孟庚率官吏迎拜。兀朮入城。駐舊龍德宮。于是詔諭州縣以撻懶擅割河南。且言宋朝不肯徇其所欲。詔詞略曰：非予一人有食言。恩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遂命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朮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克興仁、淮寧、拱州。又克南京。遂留守路允迪。初金國淪盟。以葛王裒知歸德府。裒以數千人至宋王臺。遣人諭郡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王臺。允迪爲主。裒爲客。允迪奉觴爲裒壽。裒酌飲。遂送允迪于汴京。裒鼓吹入城。秋毫不犯。又克西京慶陽府及亳州。

撒離曷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宋權知軍事郝遠卽開門納之。長安既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旣而撒離曷至鳳翔西城外下寨。爲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兵攻涇州。宋田晟因其壁壘未定。擊

之金師敗走兀朮敗于順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既而葛王襄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爲宋劉錡所敗。馳詣東京告急于兀朮。兀朮至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主臨陣自可見。」兀朮見其城陋。謂諸將曰：「此可以靴尖擡倒耳。」卽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平旦併力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卽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秦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以下皆鞭之。于是復以葛王襄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兀朮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是秋兀朮再提兵與宋將岳飛戰。連敗。飛兵至朱仙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

明年改元皇統。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曲。王屋縣。飛等親提兵繼進。與兀朮戰。又破之。軍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于是穎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失。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自宣化歸建康。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

皇統元年時宋紹興十一年也春。兀朮自順昌失利。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州。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番部凡十

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南侵。克壽春府、滁州、亳州、廬州、和州。至拓臯。與劉錡相遇。隔河相拒。錡會張俊、楊沂中軍迎敵。兀朮敗退。屯于紫金山。兀朮已克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敵遇。俱捷。至拓臯。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爲騎兵之利也。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軍。俊爲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爲三竝進。渡水擊金師。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卽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朮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金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斧。如堵而前。錡與諸軍合擊之。金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屯于紫金山。九月。宋遣使劉光遠來。先是。莫將使金。爲所留。至是不因聘諭。兀朮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朮書來。大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持節而來。蓋欲亟和故也。宋于是又遣魏良臣往使。十一月。良臣偕金使蕭毅、邢貝瞻二人來。許以淮水爲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勛副之。

毅等過江。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于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宋朝。言金國已厭兵。執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去。不敢攘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

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

十二月。兀朮以書抵秦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

岳飛忠孝出于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破。凡十八往返。乃迎母歸。母喪廬墓。御筭數四強之。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爲念。少飲酒。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人未滅。臣何以家爲。飛前後累平劇盜。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造成飛罪。赴獄賜死。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爲金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將聞其死。至酌酒相慶。

皇統二年。時宋紹興十二年也。春。宋遣莫將周聿往京西充割地使。割唐鄧等州入于金。畫中流爲界。宋又割商

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商秦之地。宋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初。宋邵隆任商州。終始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離散。至是割屬金。隆嘗快快。後徙金州。秦檜仇之。

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要之地。並係川蜀緊急門戶。撒離曷曾侵和尚原。折合孛堇曾侵攻商州。又欲復秦州。皆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商秦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必爭之地。而和尚原所係利害尤重。兀朮屢致書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

畫。時廷臣多言可以與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可輕棄。虞允文力爭不可。惟湯思退主之。思退乃槍之黨也。

八月。歸宋太后章氏于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是年。太原義士張橫敗國兵于憲州。擒嵐。憲兩州同知及苛嵐軍判官。平陽義士梁小哥敗國兵于太行。殺契丹都統馬五太師。

張橫有衆一十八人。嘯聚于嵐憲之境。大金捕之。往往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太原兵千五百人追捕。既與張橫相遇。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與判官盡爲橫所擒。梁小哥有衆四十人。時破平陽府神仙縣。去帥府五百里遠。總管判官鄧爽以三千人討之。爽軍常與梁小哥相去五里。方敢行。遙見梁旗幟則止。遇夜相去十餘里。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衝劫。營中轉箭唱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警潰。至第四日。有契丹都統馬五太師領契丹鐵騎五百與爽軍會。大誚其怯。併旄之軍。率衆先登而戰。爲梁小哥首殺之。五百餘衆。盡皆犇散。夫以橫與小哥無六十人。而乃對大金六千之衆。梟擒主將。追犇逐北。則今之大金。非昔之大金矣。倘宋朝有志恢復燕雲等路。漢軍縱不南歸。豈不北走哉。

皇統三年。時宋紹興十三年也。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婦姑持產業契書共告于元帥府。以父子俱陣亡。無可充役。願盡納產業于官。以免充役。元帥怒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戶軍。以家產高下定。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故家口至于一絕。人丁至于傭賤。俱不得免也。陳氏婦姑棄市。國人哀之。

夏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內童行有籍于官者。悉度爲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南歸。

八月。洪皓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

秋七月。境內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主諭尙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冬夏刺

蘆達鉢。刺鉢者契丹切。鉢。鉢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爲事。每歲春。放鵝于春水。釣魚于混同江。夏。避暑于永安山。或長嶺。

豹子河。秋。射鹿于慶州黑嶺。秋冬。射虎于顯州。四時無定。荒于遊獵。內耗郡邑。外擾鄰封。由是內外

騷然。禍亂斯至。所以亡也。

皇統四年。時宋紹興十四年也。春。渤海千戶馬拽固謀亂。元帥府收叛衆盡誅之。

先是。馬拽固與萬戶烏倫素不相能。會關中失火。馬拽固選其徒之強壯者。以救火爲名。因攻城作亂。

殺烏倫。欲逃之沙漠。未果而敗。

夏。遣使于南宋。賀天申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冬。遣使

于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穀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循如此例。



#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皇統五年

時宋紹興十五年也

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二百有五人

創屯田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

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授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

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間

秋七月國中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租

時有蒙兀之擾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甚矣

頒行皇統新律千餘條

新律之行大抵依倣大宋其間亦有創立者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荆決臀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異矣大概國法酷嚴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卽譯語官也而通事之舞法尤甚上下重輕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諳民事嘗留守

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卽書牒尾。稱養喂者再。庭下已有牽樞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養喂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于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亳、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日而畢。

皇統六年。時宋紹興十六年也。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府舊內大狹。纒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

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夏。左副元帥撒離曷以罪誅。撻懶既死。或言其嘗與通謀故也。撒離曷皆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近。女真萬戶湖沙虎北攻。官骨子糧盡而還。爲官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

敗于海嶺。

用兵糧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疆。三者臨敵。金國俱失之。一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供歲計。無田者每人一月給粟七斛。或折米四斛五升。餘無分毫所得。此屯戍之失計也。二者出疆。因糧于敵。不計遠近。每人借之一月糧。計四斛五升。其人旣負重甲。人爲糧累。或賤售于人。或棄驢馬。或督之行遠。則

擲于路。由是飢饉不行。相結逃竄。敵或清野。離散可待。此出疆之失計也。三者臨敵。竝無火頭。負米自造。食罷而出。既出更無供饋。或出營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不能造飯者。此皆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失。盲骨子不毛之役。詎能久處乎。盲骨子在契丹時。謂之朦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與大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爲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皇統七年。時宋紹興十七年也。春遣沈昭遠來賀上生辰。蓋國主以七夕爲生日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旦亦如之。蓋生辰使亦以正月至。不欲使人兩至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寢染華風。帥將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國主竄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秋九月。國主獵于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國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得四十人。是歲。朦骨國平。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朦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塞與之。歲遺牛羊米菺。且册其酋長熬羅孛極烈爲朦輔。

國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于是熬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冬。都元帥兀朮薨。兀朮且死時語其屬曰。南宋軍執強甚。宜益加好和。十數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圖之。

皇統八年時宋紹興十八年也。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救者纔二三耳。國主之望國崖避

暑。五月。汴都大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巨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九月。國主遣廉訪

使肖裕偏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十月。以故宋王宗彝之子岐王亮爲左丞相。

時亮有包藏窺伺之意。胙王元者。乃國主太祖晏之孫也。時太子未立。元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爲己計。因河南兵叛。有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相連結。乃讚于主。置之重法。國人皆謂主淫于用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皇統九年時宋紹興十九年也。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黃頭女真三千人叛。遣右都監拔束討平之。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戰不得。今此合蘇館。乃黃頭女真。非河西也。其人黷朴勇鷙。不能別死生。每出戰。

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破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遂叛。其人髡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弑國主。賣國主。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其罪。弑之。

亮以岐王充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同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宅。與燕趙諸王謀廢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興國奴也。此人好犀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興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城東門。謂守門使者乞伏效里等曰。主詔諸王議事。可開門。既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仗入帳前。主方熟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劍落。主驚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曰。興國奴何在。興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邪。良久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詰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諸王環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共立亮為主。蕭王仗劍謂衆曰。主上暴薨。岐王亮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爲君。今岐王已陞殿。汝等何不拜。衆拜。亮遂卽位。改元赦天下。以興國奴爲西道總管。蕭王又奏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壓不從者。四十六日徧其境而回。除蕭王東京留守。亮立。追廢主爲

東昏王亮死後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孝成皇帝。廟號熙宗。熙宗自爲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碁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自卽位已來。左右儒臣。諂諛成風。禁衛尊嚴。後宮盛色。舊日元勳將相。多所疎擯。而骨肉之間。邪心始起。太宗之長子宋王宗盤。次曰堯國王宗雋。次曰虞王宗僕。滕王宗偉。以次受誅。武元初起兵時。其主兵者曰晉王宗維。乃武元從兄之子。所謂相國粘罕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武元疎族。于屬爲子。所謂兀室也。又其次曰魯王昌。乃武元之從弟。所謂撻懶也。又其次曰撒離曷。爲左副元帥。皆女真人。不知其屬之遠近。自熙宗淫刑肆虐。疑似濫誅。粘罕首罷兵柄。憤悒而亡。餘皆不免于誅。而太祖太宗子孫。誅戮殆盡。岐王肆逆。豈其報應之理。固當然哉。熙宗旣弑。亮以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其後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凡十五年。

#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 紀年

海陵場王上

在位一十三年

海陵場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之子也。幼時名孝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奕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既長。風度端嚴。神情閒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尙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皇統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卽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資。放民租稅一年。追尊父宗幹爲德宗。改元天德。

天德二年。時宋紹興二十年也。春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朮之子韓王亨。先是。熙宗之弑。國王身預其謀。及大事已定。逆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弑君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爲大父行。忌其名重。首行誅戮。納其妃于宮中。兀朮開國元勳。亨乃其子。亦以無罪誅。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除故盧馬鎮夏。

國榷粗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內銀甕口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禁甚嚴。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鐵錢。地分自爲大金得之。不用鐵錢。盡拘之入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伍百作一秤。每秤以銅錢五百五十貨于民間。北地貴鐵。百姓多由火山軍武州八館之天德雲內貨錢于北方。今河東鐵錢殆盡。自廢豫後。至于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爪牙旣成。始不易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爲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開。因問漢臣曰。朕栽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河南爲橘。江北爲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執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煖。可栽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蕭王諫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國旺氣。況是根本。何可棄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郎主可遷都。北番上都。黃沙之地。非帝居也。漢臣又曰。且未可遷。待臣爲郎主起諸州工役。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冬。發諸路民夫築燕京城。蓋主密有遷都意也。國主嗜習經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下詔求直言。內外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與主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爲大廟。西爲尙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

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

天德三年時宋紹興二十一年也三月。宋遣使巫伋來充祈請使。伋至。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有

看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宋國。金主曰。不知歸後甚願放。伋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曰。此乃是本國中事。可自處之。伋唯唯而退。

天德四年時宋紹興二十二年也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貞元。

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燕京爲中都。上京爲北京。遼陽府爲東京。雲中府爲西京。開封府爲南京。諸州郡各改隸焉。

貞元元年時宋紹興二十三年也春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歡而罷。七月。制遣御

筆法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學士爲之。其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申明衝改者。以大不恭論。

貞元二年時宋紹興二十四年也正月。御大安殿。受羣臣朝賀。以完顏誥弗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寧江州獻瑞

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三。羣臣稱賀。

寧江州去冷山一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符兆邪。

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飢。詔開倉賑卹。仍詔數州年穀不登。百姓橫罹艱毒。聽人出關就食。遣使者造

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卹。十月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禁。戰陣之際令其先鋒自効。

貞元三年時宋紹興二十五年也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志。乃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爲留守。經畫修

內未幾大火焚之。宮室皆盡。主大怒。降長寧爲庶人。尋杖之死。于是遷都之計稍緩。冬宋相秦檜卒。

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粘罕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爲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閒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其着手時。只依舊規模分別。其後南臣貧薄。獨檜溫實。一朝資以金帛。僞云挈舟走漣水軍。家屬婢妾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用。其後宋使洪皓自漠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室撚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撻懶軍中時。撻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撚者在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震懼喪膽。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檜亟班師。岳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而檜亟召回。終于誅剪罷逐。一時名將不遺餘力。粘罕初來誓書。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蓋爲秦檜地也。再專國政者十有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 紀年

海陵煬王中

正隆元年。時宋紹興二十六年也。是年猶仍貞元之號。是冬方改正隆。二月令婆隆敦爲左都監帥。令經略田于曷董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源。人多渴死。

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旣亡。林牙大實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實與粘罕雙陸爭道。粘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旣歸帳。卽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其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烏律者。大實之子。大金遺余觀至其地。不能平。令爲屯田之策以困之。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尙書省督其事。且用梁漢臣爲提舉官。號大使。于是暴役橫斂。以務

速成。乃下詔略曰：朕祇奉上元君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躅躅于一隅，非光宅于中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在，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卜食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虔，燼于一炬，第川原秀麗，卉物豐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是時提舉大內者梁大使，卽向來弒熙宗之人，與國奴，乃宋內侍爲大金所虜也。

正隆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

正月，宴羣臣于大安殿。時諸王皆會，獨宿王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何獨

卿不樂邪？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生，今天下民心未服，白溝河南中原諸城，往往皆漢人握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鄺瓊、靳賽、王善、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當治之主。曰：此朕之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飲。飲酣，梁漢臣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積糧草于汴京，乃是要衝。臣聞遺宋招覽賢才，練兵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大憂。願陛下豐倉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可以鎮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賢人臣也。夏，詔以河南州郡營造有勞，新邦百姓宜在優恤，遣使者觀察風俗，振恤困乏，仍令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讎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正隆三年

時宋紹興二十八年也

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尙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

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卽遣人至廡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于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主戒無泄于外。八月主坐正隆殿。召吏部李通宣徽使敬嗣徽。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遷都汴京爲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天時。主喜。永固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可又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主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于是惶懼以爲不免。既而主怒稍息。明日通嗣徽並除執政。而永固請老。主許之。冬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違者抵罪。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正隆四年

時宋紹興二十九年也

春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夫來使。回歸南宋。具言北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

有渝盟之意。宋遣祕書少監沈介。國子司業黃中來。介爲賀正使。中爲賀生辰使。相先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彼國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爲計。時講和日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爲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于是左右相皆不悅。願詰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爲此也。

時梁漢臣獻策于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令諸州軍置造器甲。咸使精備。二也。糧食不缺。三也。剏置巨船。訓習水卒。支備海道。四也。招募義士。使爲先鋒。五也。主善其言。

是月主再修汴京。令左丞張浩參知政事。敬嗣徽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遷都焉。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南宋疑之。乃遣樞密院王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時主再役諸路夫匠。造諸軍器于燕京。令左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于潞河。夫匠死者甚衆。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宋太后章氏崩。賀允中來使。報哀也。奉章后留遺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例賜花。時主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不忍聞。況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使還言必敗盟。宜爲備。十二月。遣施宜生使于宋。耶律翼副之。宜生宋朝人也。坐范汝爲事遠竄。遂犇劉豫。豫廢。復爲金用。至是以翰林侍讀充賀正使。張彥館伴。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彥以首邱桑梓語之。宜生敬彥。頗漏其情。彥密奏之。

正隆五年時宋紹興三十年也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樞密溫都謙往弔宋太后章氏喪。就行祭禮。宋

遣同知樞密院事蔡義問爲報謝使。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爲備。五月。遣

使往宋賀天申節。宋工部侍郎黃允中館伴。又充送伴使。允中還言北境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翰林學士祈宜上封事略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

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以天下爲心。社稷爲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額。遂屠之。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臣之譖也。

時國主南遷汴京。兵燹將開。楚王謂德王、澤王曰。梁大使所請。郎主輒行之。其將奈何。今從所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譖于國主。謂其有異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邪。遂召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爲我將兵速討三王。旣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術人論事。欲謀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上怒曰。謀欲殺我邪。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出七人矣。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遂斬三王。

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尙書梁球、兵部尙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爲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爲二十七萬。做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爲謀克。千戶爲猛安。萬戶爲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于中。卽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爲軟壁。而圖己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

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八月間宋得諜報。國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冬。宋淵聖皇帝崩。



#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 紀年

海陵煬王下

正隆六年

時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奏當交不虧羣臣稱慶

自去冬主舉兵江上洶洶

說言主已崩幼主嗣立改元新德南宋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造舟必爲南渡計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申節宋帝見于紫宸殿時國主恃其強盛欲渝盟久矣全因道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于八月至金國大率皆慢辭也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茸絲聯甲紫茸爲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詔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六月宋徐詰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詰未至盱眙金遣韓汝嘉先在泗州遂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國主語謂卿等雖來卽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一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國主寢兵議和主曰汝與南宋爲遊說邪遂賜死國主率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禁出角七月國主南遷汴京自左丞相以下具九節儀

從迎主于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風雨至。儀從皆不克舉。主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

宿王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主愴于梁大使之言。宿王嘗陰至太后處告曰。郎主今信梁大使僞言。廣築汴京。用兵南入。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諫。郎主不問。已斬之矣。今告娘娘。望諫止之。時母后方病。命坐。因問曰。聞今廣築汴京。簽民造船。聚糗糧。制軍器。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他病。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心必離。亂之端也。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敗家者。果有此行。其能免乎。主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使護軍將軍赤蓋查忠。即宮中弑之。以威言者。于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主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方出。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爲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爲之。上喜。即拜諤爲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忠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尙書蘇保衡統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趨江浙。餘兵國主自將焉。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司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主喜。梁大使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爲薪。于是主問朝中誰曾往

江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尙書胡鄰會到。遂召之。首問錢塘之景。鄰曰。江南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爲天下美觀。其他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況于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

九月。西元帥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鳳州界三十里。攻黃牛堡。宋守將李彥堅告急于吳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督衆用神臂弓射却金師。璘又遣別將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大寨。金師敗。又攻光化軍。騎兵數百。忽突入城。宋守臣張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北軍死者數十人。乃引去。又攻信陽軍。趙樽引兵赴之。北軍引去。國主以右丞李通爲大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遣浮梁于淮水之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州出。其后徒單氏與子光瑛俱送行。主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十月。金師破安豐。和光等州。主旣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鬘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令清。先以百騎侵清流關。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給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河。琦從之。俾爲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破之。北騎三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戍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經至城下。會無橋不得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北兵退。金師至。

順德軍吳挺向起敗之。

吳挺向起，乃吳璘所遣。德順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金人盡殺其母妻。」是役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璘尋遣王中立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于照夜坡。

金人既得揚州，即遣人來瓜洲渡，劉錡敗之于皂角林。

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金人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

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解圍，又敗金師于膠西。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師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金人出意外，亟引去。于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以義旗聚衆，爭應爲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人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祈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挺刃。俄頃過山，薄于金舟，鼓聲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皆以錦纈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不能動。寶

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竇令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其徒，盡殪之。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刺其將鄭家奴等六人。惟統軍蘇保衡未發，旋聞兵敗，自經死。

金人侵陝州，宋任天賜敗之。十月，渤海一軍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葛王褒爲帝，主爲內變所撓。于是親統細軍駐和州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虞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當死守留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纒旗二，中張黃蓋，國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將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近，宋軍用海鰐船迎擊，士自殊死鬥，我舟沈溺數萬，其回北岸者，主皆殺之，遂不能濟。主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洲。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迫岸復回，北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駭愕，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淪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皆一辭曰：「諾。」主有細茸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殺逆，而細軍衛之甚嚴，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欲渡。」

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母里謀。亦欲弑主。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卽崩。并殺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爲衆所殺。時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蓋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乙局攷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牆之變。後果然。襄旣立。追廢主爲海陵王。諡曰煬。后徒單氏爲海陵夫人。金師次茨湖。守將敗之。茨湖在洪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海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執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應旗登舟擊却之。

金師次全椒。李顯忠敗之。楊林渡又敗之。金師乃退。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圖舊好。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州鎮之龜山寺。時正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旣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不愛。當世稱賢。諸王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覲非望。熙宗莫之覺也。一咏一吟。冠絕當時。沈深嚴重。莫測其志。迨登極之後。以法馭下。勇于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燕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殺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在位二十九年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裒。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禿丹氏。生于雲中。其夜有光明。禮重倍于常兒。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嘗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裒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撻懶兀朮諸父南征。裒未嘗不在兵間。特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役。路元中承檄風靡。入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室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是時中原豪傑竝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大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幹亦興于沙漠。于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裒為帝。十月庚子朔。裒即皇帝位。改元大定。大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大定元年

時海陵王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是月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國主赦。馳以報海陵。海陵嘆曰。朕欲俟江南

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遣先鋒將郭安

國回衆攻之。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己者。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楊林渡。衆軍海陵王于揚州元帥府。紮其軍克宋秦州。又侵茨湖。爲守將所敗。茨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化。趨襄陽。又爲宋兵校史俊所敗。時海陵雖殞。國兵未退。宋楊欽敗之于洪澤鎮。吳超敗之于楊林渡。翌日乃退。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乃與皇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

大定二年。時宋紹興三十二年也。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是月入都于燕。告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故名宗

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諡懿宗。故主亶諡閔宗。未幾。改熙宗。諡亮。爲海陵煬王。封皇子允升爲齊王。充西京留守。二月。遣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登位。使知閣門事張淪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以徐誥館伴。始更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略更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于是略如汴京故事。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

慶均遐邇。比因還使。當露惻怛。爰從海上之盟。護講鄰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爲父兄而貶損。覺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又曰。願畫舊疆。寵還敵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長息干戈之苦。邁至燕京。鎮之館中。抑令于表中改換陪臣二字。報書有曰。名分旣

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于茲。又曰。蔑夫致慶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爲大鑒。再作禍端。

是時金師攻虢州者敗于王彥。攻汝州者敗于吳拱。關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

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商號。陝、華州凡四郡。獨恃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扼宋師。吳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尚原。未幾金師又破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又破懷寧府。宋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是時京東義士耿京率衆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南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旣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爲國中所殺。正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時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銳先入。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六月。宋高宗皇帝禪位于皇太子。是爲孝宗。遣使劉琪來報登位。行至境。責舊禮。不納而還。

大定三年

時宋孝宗隆興元年也。

正月。窩斡餘黨蕭鷓巴、耶律适里皆驍將也。自海道犇宋。

是時國中聚兵積糧

于宿州之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會元帥苔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爲界。宋張浚聞于朝。且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壁。宏淵至虹。北兵拒之。顯忠東趨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及右翼軍都統蕭琦亦降。會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雨。南軍兵大潰而歸。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志寧遣書南宋。宋令盧仲賢持報書以往。大略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常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

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遣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湯思退爲相遽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爲皇太子時國主以仁厚爲上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勳勞至是允升登儲副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不聽

大定四年<sup>時宋隆興二年也</sup>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略云正隆失德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瀚

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于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竝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去吏姦候儲積果多然後議窺名之重輕致撥定數目寬減州縣優輕疲民

八月宋遣宗正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半杞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十一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

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遁國兵蓋以未得所欲爲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破滁州至六合縣爲宋步軍統制崔阜所敗宋使至潁河口見僕散忠義絃石烈士寧國書略曰脩好

齊盟出于初議。中因曲見。或爲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謹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圖。二將令與其介。康誥同詣燕山。國師亦罷。宋遣洪适爲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後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爲宋皇帝云。

大定五年

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

正月大雷。

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赦河南諸州。以被兵去處。干

戈塗炭故也。

夏。宋改隆興爲乾道。

四月。報問使至南宋。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

元帥僕散忠義

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朝。國主宴之于正隆殿。賜金帛有差。

大定六年

時宋乾道二年也

正月己酉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鉦擊鼓。百戲出場。有

大旗獅豹跳索上竿之類。夏。熙州龍見。

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託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色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七月。暱熱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爲資霖等州。十月。宋遣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宋賀會慶節。尋又遣使往宋賀明年正旦。自後不書。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十二月庚寅。還宮。

大定七年時宋乾道三年也正月賜醮一日命羣臣賦詩京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十月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十一月詔以往年兵士從征身殞陣塲者蠲其家租賦是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金國之待宋使也使副日給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與中節同

#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大定八年

時宋乾道四年也

正月詔增權塲自南北通和始置權塲凡權塲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

留其貨之半在塲以其半赴南邊權塲博易俟得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賈之來蔡洵唐鄧奏鞏洮州鳳翔府置塲宋亦于光州棗陽安豐軍花縣鎮盱眙軍皆置塲海陵興兵諸權塲皆罷至此復舊仍令湊集去處增置其間七月以水滂遣使巡撫流亡人戶詔以踈決繫囚例爲文具諸路淹獄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親決不以暑月爲拘其諸路獄案經久者取其尤而罰之

大定九年

時宋乾道五年也

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顏孛烈思往遼東渤海一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所至問

民疾苦詔以完顏建忠爲左丞相紇石烈烏古爲丞相翰林直學士楊伯雄爲參知政事十月廢北

京府行臺省

大定十年

時宋乾道六年也

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于燕山之北大閱兵師五日而罷詔以去年臨洮府路蘭

秦、河、會州旱，人民大飢，命所在官司存恤。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爲祈請使，爲陵寢受書二事也。國書報復，大略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帶雖以爲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旣盟之好。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之禮，出于率易，要以必從，于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

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使往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

燕羣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嗜殺人爲本，數年休兵，民力少蘇，唯獨貪殘之吏，去行朝稍遠，恐爲百姓之蠹，宜時加稽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李誥烈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大定十一年

時宋乾道七年也

正月，祀太廟，制諸州歲貢三人。

三月己丑，朝日于東郊。

五月，宋遣使趙雄來

賀國主生辰，復附國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輅車，恐復煩于館舍，惟列聖久安陵寢，旣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荐布忱誠，尙冀允從，式符企望。蓋去年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宗梓宮爲詞。

也。至是雄入辭。國主使臣宣諭云。跪聽旨。歸日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日。宋朝來祈請徽宗靈柩。已送還了。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輩。雄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柩。上國已今搬取在此。俟報聞。今因聘使來。輒附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遷送。今返辭以爲難。于義安在。朕念欽宗嘗在宋國作帝。尙爾權葬。深可矜憫。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輩。雄山陵奉葬。無一語及受書事。冬。宋遣莫濛來充賀正使。

大定十二年

時宋乾道八年也

春。宋使莫濛入見。時正月三日。日本國錫宴。前後循例無違者。濛獨毅然以宋朝國

忌。不敢簪花聽樂爲辭。爭辨久之。主從其請。就館賜食。時河東河北大飢。流人相枕。死于道。詔所在開倉賑恤。冀莫澤澗絳解州賊盜大起。詔元帥僕散忠義等討之。嘯聚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戮及無辜。而強壯迸逸。竟不能制。

大定十三年

時宋乾道九年也

春二月。畋于南山。詔以頻年水旱。百姓飢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食粟之

畜。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飢人。西夏遣使來貢。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是年。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乾道盡九年。

大定十四年

時宋孝宗淳熙元年也

大定十五年

時宋淳熙二年也

大定十六年時宋淳熙三年也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印寶。一曰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曰天子信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曰御書之寶。九曰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下同文之寶。置符寶郎，隸門下省。大朝會則陳之。

初，粘罕南征，破宋京師。宋朝有玉璽寶印，盡爲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

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南陵寢之地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

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國中遺賜邦彥受之。如宋朝禮物，則國中不受也。宋帝

大怒，流邦彥新州。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

大定十七年時宋淳熙四年也正月，賑大名府路飢。恩、濮、滑三州民特甚，流亡孳死，不勝計。詔天下勸民力田，

視每歲所入，以爲官吏殿最。以吏部尙書完顏世奕參知政事，以權直學士院資者年同知中書省事。

四月三日，國主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猷賦詩以陳和者十五人。完顏偉、兀朮子偉探知

其意，直前頓首言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將帥皆以勇力戰爭雄略，故能滅遼滅宋，混一南北。諸番畏懼，

自近年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昔在順昌，爲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時，

皆是年來貪安，漸爲人悔。今皇帝旣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于是有志報

復，今朦朧不受調役。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鬥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

否主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權飲。郎君却作苦惱人語邪。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如水炭矣。

大定十八年

時宋淳熙五年也

正月。翰林侍讀學士張酢。吳與權等入對于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上言曰。軍政不

修。幾三十年。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矣。願與大臣講明軍政。以爲自立之計。主從之。九月。西夏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宥遵源。有邛都部之酋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番僧譚刺者約日爲應。兵與戰。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燔。戊子。麟州城陷。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 紀年

### 世宗聖明皇帝下

大定十九年

時宋淳熙六年也

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已延晉王允猷宴于南涼觀。三鼓方散。晉王因寢。及晨。觀門

微啓。有衣血擲地側。衛直余何都亟往視之。晉王已殞。胷口背傷。侍女四人亦死。詔大興府捕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有張觀遂寧等在市。嬉遊花酒。損費金帛。殆不可勝算。衆疑其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允升所賜。下獄鞫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詰曉。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弑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國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謨。與太子遇。宇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射龍淵人以允升首至。有司請誅其妻孥。凡八十餘人。諡允猷爲元悼太子。

大定二十年

時宋淳熙七年也

是年有亡遼遺族耶律幹罕爲羣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地諸部爲

援主遣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爲元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幹罕割耳鼻五十車主封撒合輦爲金源

郡王右丞相越明年撒合輦病篤主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強盛宜早圖之使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

心終仁厚不忍用兵也七月立皇子昇王允恭爲皇太子時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曰昇王允

恭次曰晉王允猷第四第五失其名次曰鄭王允蹈次曰衛王允濟太子旣死允恭以次長立

大定二十一年

時宋淳熙八年也

二月河東南路地震平陽河中府隰懷晉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

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錢瘞奠優恤死傷之家三月詔兖州之曲阜修宣聖墓賜其家子孫粟帛仍

給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

豈可發邪皆殺之故闕里得全世宗時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宜矣

大定二十二年

時宋淳熙九年也

三月詔卹民略曰皇祖有訓非繼體敢忘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丕承洪緒

二紀于茲祇遙先猷百爲不遠永言治理務在卹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所以當饋與憂夕惕載懷者也

今天下粗安海內無事可使人分巡風俗申達冤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

害政之事一切罷行七月集諸軍講武于宛平第賞有差

大定二十三年。時宋淳熙十年也。

大定二十四年。時宋淳熙十一年也。

大定二十五年。時宋淳熙十二年也。正月，長白山二龍見，解角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黑水發源于此，舊名粟末河，契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

是月雨土。三月，鄭、蔡、潁等州大水，命賑卹之。七月，以隆暑，詔州縣決繫囚。

大定二十六年。時宋淳熙十三年也。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雜類，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夏，河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是歲，東夷十一國朝貢。

大定二十七年。時宋淳熙十四年也。正月元夕，張燈，琉璃、珠璣、翠羽、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一燈金珠爲飾者，都人男女盛飾觀玩，至十八日而罷。

大金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己酉歲，有南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爲戲，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太宗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刻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爲太孫。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璟嫡孫也。

大定二十八年時宋淳熙十五年也七月京兆府路總管朮木石魯達以臥沙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爲臥沙細筋。石魯達所貢。卽此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璞來爲告哀使。至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持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國中不能奪。竟撤樂。忽遽而罷。至燕京。其閣門又令南使服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日將出。見殿上皆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他意也。

大定二十九年時宋淳熙十六年也是冬。宋以中書舍人鄭僑充賀正。且使閣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燕。時帝病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東上閣門進書。僑與時修力爭。以爲東上閣門者。乃臣寮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于此投進。往復爭辨。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待。至元日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也。太子允恭早卒。立皇太孫璟。追諡雍爲世宗。允恭爲顯宗。世宗寬仁愛人。雅有大度。歷視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心頗厭之。中原百姓。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竝起。以興宋爲辭。遼東渤海之衆。服其賢厚。而正隆渡江之銳。竟挫于謳歌之化。適南北未定。猶有交爭和好。旣成。迄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嘗遇飢年。每命所在。官司開倉賑卹。諸國來朝。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肯加曖昧之誅。是致戶口殷繁充實。北人謂小堯

舜云。是年二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爲光宗。自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





#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 紀年

章宗皇帝上 在位一十九年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寬裕溫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卽故降授干牛衛將軍鄆王楷之幼女。世宗時封原王。爲正嫡孫。遂得立爲嗣。居春宮未及二年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

明昌元年

時宋光宗紹熙元年也

二月。文武百官各增二級。甲辰。祀上帝于南郊。乙巳。享大社。丙午。享大廟。三月。

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鰥寡孤獨。優加賑卹。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四月。翰林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以有建儲之勳也。左僕射知中書省李誥烈加太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爲右僕射。直學士吳與權兼侍中。夏國入寇嵐州。又寇石州。

明昌二年

時宋紹熙二年也

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福。御宣華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

縱諸伶人百端以爲戲樂。三月。拜經童爲相。經童者僧童也。五月。封監女爲貴妃。監女者。大金有宮

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爲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于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回鶻國遣使來貢西夏陷麟坊州又攻保安軍

明昌三年

時宋紹興三年也

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淵益恃恩用事主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召朝

臣文學者及禮學官于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措問酒酣各賦詩盡懽淵出入官掖大受四方饋遺國體始弱矣

明昌四年

時宋紹興四年也

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子于屬爲叔先是允恭太子既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

院張克己以官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母亦趙氏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家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既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赤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且聞主嘗憾之密謀立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适蒲刺兄察爲統軍與高等相會于菩提寺高泣謂察曰皇帝昏惑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達意于鄭王王亦許之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爲中山守志同弟志寧爲從中起內侍愈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爲應會唐适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爲适所逐具送大興府鞭之适婢春英先與張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看位見張從外來隔窗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衆謀立鄭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皆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婕妤

皆醉臥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夜遣東墜主李白曜、西墜主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竝賜死。除同逆者夷三族。其誅鄭王詔書曰：天下一家。詎可窺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逭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是時主淫佚自用。聽讒多疑。既誅允蹈。又跡其伯允中于平陽。

明昌五年

時宋紹熙五年也

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據五國城以叛。

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二子。

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遼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間。常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東宮黨以其性寬不疑。太妃與允蹈母爲姊妹。每相慈愛。張克己等獨以大辨爲疑。方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王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邪。尤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爲備。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邪律康孫圖之。康孫既至。與其心腹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詔。

許諾。徑以攜入。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郎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爲非人理。不可坐受戮辱。盍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起舞曰。惟公命。翌日。嚴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律康孫知事泄。哀泣祈出。都典客骨字興曰。無此事。大王且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次日。愛王爲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人爲城守計。三路提點。兀駝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字興與戰。河北兵大敗。瑜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簽軍一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于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以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執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大朝爲討之。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聘。約以其子雄爲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惟其所取。許之。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壇津。骨字興戰敗。退保五國城。進追至城下。因圍守。愛王遣親將禾寶奴當狐北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爲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飢困。二十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人藏伏北山之下。以糧車自東上。鳴鼓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負未決。伏兵倏起。奪其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連路遂通。愛王

見執急留其妻兄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路。至平天漠。而大朝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首將稽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無慮。待郎與戰。北人言我爲郎也。兵將至五國。進等與戰。北人禿體大搨以入。以一當百。進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是年六月。宋孝宗崩。嗣帝光宗臥疾。猶未能出。就內中成服。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爲寧宗。遣使鄭湜來告登位。范仲子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明昌六年

時宋寧宗慶元元年也

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頗憂之。太后亦勸主動國事。江淵等每以懼言解之。曰。兵

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盃勸主。遂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勝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飲。達旦。以是爲常。宸妃者。故南宮華原郡居中之曾孫女也。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內侍江從一。季璉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納之。集慶宮。晨夕往焉。主時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能談諧。淵時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太后以爲言。主令改姓鄭。號宸妃。明昌盡六年。

承安元年

時宋慶元二年也

是年。內侍御江淵用事。太后與主皆信之。淵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或以事

故不入。則機務填塞。不卽報下。張克己等朝夕候其門下。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喪師連年。淵皆不卽以聞。完顏偉上疏諫。在都堂慨慷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太宗皇帝與忠獻。忠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

終以夏人蒙人爲憂。遺奏極切。今乃內外偷安。惡聞敵患。獨不聞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問而惡之。諷東臺御史劾其短。除名爲民。徙居代州。偉乃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旣貶。中外惕息。

承安二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是年天下大旱。山東及澤潞間。寇盜屯結。至萬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顏高副

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五千。軍裝悉令自制。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誓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懼邪。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江淵仍奏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軍。祕監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之。河東之戰。忠獻王粘罕椎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總軍。今忽變更舊制。士心亦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于待漏院。淵揚馬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邪。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以乏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于左僕射完顏真。真言于淵。遂寢新命。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懼爲己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令奏諸朝。求添賜。庶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爲具文。支給滅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執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爲計。急奏求援。

承安三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春。國主幸蓬萊院內宴。內侍都知江淵與焉。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

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爲陛下用耳。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于蘇山輦至。築巖洞于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良嶽。問內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良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爲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謝。時朝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尙書余淵時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木良器上疏諫。貶濮州同知。

82



著者 (宋) 宇文懋昭撰

Author

書碼 6256

書名

Call No. 5463

Title 大金國志 四十卷：上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07935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12 25	張天		
12 26	張天		
6 6	張天		
6 18	張天		
12 18	張天		
12 21	張天		
5 8	張天		

國立中央圖書館

6256

書碼 5463

登錄號碼 007935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7935





